



西北游擊戰

大公報出版部發行

116
 7.25
 150

西北游擊戰

目錄

西北游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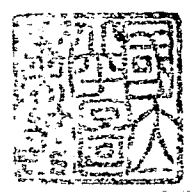
獻辭

- (一) 新的山西
- (二) 一個扎薩克來的人
- (三) 漁獵
- (四) 來去
- (五) 賀龍將軍
- (六) 兒童團
- (七) 我懷念呂梁山



3 2173 1175 6

- 何其芳 (一)
- 劉白羽 (九)
- 卞之琳 (二五)
- 嚴文井 (二八)
- 沙汀 (三八)
- 林一帆 (四三)
- 黑丁 (五一)



- (八) 血戰中條山
(九) 渡
(十) 高野良雄的死
(十一) 從日營奪得的同志

- 碧野 (六〇)
曾克 (六六)
孫 鋼 (八五)
沈 金 (九七)

獻辭

對於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我是一向就抱了近乎愚昧的樂觀態度的。從我有一點點智識的時候起，我眼前彷彿就會垂下了一層幕：昏昏的彷彿那幕上有着「亡國」二字的影子。這影子却沒會駭倒我；那幕景不過是一頁紗，一籠霧，我老是能夠穿透了牠，看見輝耀在遠際的太陽的赤明。在我稍稍能使用判斷的時候，我聽見了夾帶着「亡國」兩字的慨嘆，便覺耻辱，不勝其憤怒。我總覺中華這民族是向着生命最後邊沿上走的一種人。他們在那條線上走，與其說是不敢上前，不如說是決心殿後。他們不放心將生命最緊要的，反攻根據的最後堡壘委託在張三李四的手上。他們選擇那死亡線的絕境，由那兒突的跳轉身，一口就咬住敵人的脖子！

(一)

渝2849

只有能站在生命最後的堤防上擋拒破滅的人，才配得上活，配得上說話。○那怕他們平日寬寬和和，和土一樣軟，一樣大方；那怕他們平日除了揮劍動土之外，甚麼陰謀欺騙都不懂。○可是到了那個仇人真不許他們活的日子，他們就會馬上併合，膠泥樣凝成一道大堤。○所有平日在軟和大方裏藏下的愛，整團的變成了敵愾的仇恨。

等到抗戰以後，我才知道凡我所感覺到的這一切，中國別的人也早已感覺到，並且拿手拿脚去把那些感覺作成了事實了。○不但中國人感覺到，就是外國人也逃不掉一種類乎啓示的警覺和猜疑。○可憐，只有日本軍閥法西斯主義者被他們垂危期的帝國主義癡癡狂狂連頭帶腦一併罩住了，看不出這活了五千年的中華民族，倒底有着鑄就了五千年的一顆心！

如今在各戰場上活躍，處處像鐵釘一般往日人頂門上釘的就是這一顆心。○這顆心，用了五千年的太陽和月光，五千年的土汁，還有，五千年勞苦

血汗把自己凝成了。牠認準了自己的前路。昔日他怎樣一步步的往最後線上走，今日，他溯了原路也照樣的一步一步的朝最前線上反攻。世上的事也非奇事便是這樣：越是能守住最後一線的人。越能夠殺上最前線去。現在，不單只我們自己說我們是在替人類，替全世界戰爭了；現在，我們說我們是站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最勇敢的前線，並且幾乎是孤軍作戰，有誰能說我們是張揚・吹牛皮呢？

然而到了現在，在我們兩年多的艱苦鬭爭裏，看出了中華民族將來之偉大的可能性的人們，雖然昔日曾經耻笑過我們的軟弱和退避，如今却又怕了。中國這隻獅子果然醒來時，什麼百獸都有丟了王冠的希望。於是種種方法，種種理由和言語又被創造出來，想要把抓住了戰鬭的中國壓下去。想要她重新去安於自己的敗運，安於沉澱，他們拿着和平這塊蜜糖（心子裏包了毒藥的），給我們吃。想想以為還是將我們趕過死亡線下去的妥當。老讓中國

打下去不是事。正義的戰鬥不是毀滅和死亡，却是新生。許多嫩芽一齊怒長的生。老竹砍掉了之後迸發出來的，那一叢紅芽，枝枝都是新的光輝，枝枝都有敵天啓敵的前程。

這些陰謀怪計不消說鬧不出多大個結果來，簡直就沒有一點結果。戰鬥就是生命，戰鬥就是成長，對於中國人已經成了真理了。本來在宇宙有其一天存在時，在生命沒有永恆破滅的時候，戰鬥是在一切萬物中與成長併行。進化論早已把這告訴了我們；辯證論指陳得更為透澈。何況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把百年間忍下的痛淚，數千年來含着的希望完完全全寄托在這一次的大戰中；滾滾幾千萬生命，幾十萬萬，幾百萬萬的財產都甘心讓戰爭的洪濤捲去，連眼都不眨一眨，爲的是什麼？天理人情都認準了。戰鬪，沒有人再能夠忍受那種壓着嗓子去聽人家的幾條件，幾原則的事。幾時中國人能夠厘定自己發展的條件，選擇自己生活的原則，幾時日本承認她關於中日的問

題連旁觀插話的資格都沒有，那怕才是東亞和平的日子吧。

在今日，中國無疑的還是一面堅守着生命最後的堡壘，同時又在向極前的前線猛進。在遍滿全國的戰場上，我們已經把前線插進了日人的後方。我們的前線不怕插得深，不怕繞得遠，這些線將來都要牽藤絆葛的連起來，長成遍地野蕪，鉤斷日本的泥腳。同時這些前線也就是我們的後方，不但在其當作游擊區的意義上講，就其生發真理，培養新的大愛和團結的生命來說，牠也正是最豐厚的後方。不是一個新的山西已經生出來了嗎？不見我們有了新的蒙古人，新的將軍？每場戰鬪對於我們都是一番漁獵——生命資糧的獲取。而且，在那些戰鬪的地帶，戰鬪的日子，山嶺與河流全都活轉來了。我們的呂梁山，我們的中條山，牠們全好像顛巍巍的覺着中國的聲音在牠們的梁子裏咕咕。這些受盡了委屈的中華山嶺！抬頭了，現在是真的抬頭了！我們用自己的血把中國的一寸土地都激活了。

西北游擊戰是全部戰鬪的一部分，但却不是無關重要的一部分。正相反，早在戰爭初期，許多人對游擊戰懷疑，有些人對游擊戰咒罵的時候，西北游擊戰就在一種幾乎沒有正規戰線的混亂中劃斷了日人向西北最後的進展。自此以後，牠不但沒有再容許侵略軍前進，更順勢將西北游擊區擴大，和日軍交互作了被佔據城邑的主賓。西北半壁自此保存，同時也就更確定了我們的西北前線。在這種與日人磨肩擦底的血戰中，我們的作者羣首先趕了上去，和民族共了最堅苦的命運。這本小冊子裏的幾篇珍貴東西都是他們親血親肉換來的一點生命的記錄。牠們不僅僅是民族文學上的名詠，實際上才真是民族生命的血印！我們謹以虔敬的心將牠們集獻於讀者，並望讀者以同樣的虔敬去領受牠們的啓示。

楊剛，二十八，十，二十五，香港。

西北游擊戰

(一) 新的山西

何其芳

就和人有着個性一樣，中國的許多省份有着各自的性格。湖南是熱情的，剛強的，提起它就使人想到革命家和辣椒。江蘇，在地圖上它有着瘦長的腰身，是聰明的，女性的，而且有點兒狡猾。和藍色的海挨靠着的廣東，却像走出森林來還不久的小獸那樣，保有着一般野氣，一股優勁兒。

但也和有些人一樣，有一部分省份的性格是不很明顯的。

比如山西。

對於山西我實在找不出適當的，簡單而又明晰的形容詞。在遼遠的古代，它的一部分是

晉國。雖說晉國也會經稱過霸，在地域上却不像秦，不像楚那樣有着強烈的色彩。在現在，它不過常常使人想到兩個名詞：老西兒和醋。而且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也就古怪，因為前者是怪吝鬼的同義語，而後者是酸的。當我還是一個初級中學里的孩子，我聽說它是模範省，但到底它有那些可作其他省份的模範呢？抑沒有人清楚地舉出過。在地理教科書上，它因為懷孕着黑煤而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現在日本人也叫它作「世界的寶庫」呢）。除了這個特點，在軍閥內戰時代那種瘋狂的蔓延的野火沒有燃燒到它身上。但在二十幾年的和平的家中它做了一些什麼呢？

(二)

一條窄軌的同蒲路；幾個省有的，出產品也只供給省用的工廠；一種土地特有的理論；一個主張公道國；一些日本特務機關的暗暗的存在和活動。

其次，在抗日戰爭的巨火終於燃燒到它身上以後，大同的失守；太原的淪陷。

再其次：晉綏軍的不過黃河；八路軍在平型關和陽明堡的勝利；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第一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的成立；新的組織和新的軍隊：犧牲救國同盟會和決死隊；幾個抗

日根據地：晉西北，晉東南和晉察冀。

當我走進這樣一個省份里，它已是新的山西了。它已是進步和落後錯綜着的山西。它已是光明和黑暗搏鬥的山西。

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八，一片刻木船的艤渡使我從陝西到了山西。我到了黃河東岸的尅虎寨。我見着了第六集團軍的總司令，閻錫山將軍的女婿，楊愛源將軍。他有着北方人的大個子和樸實。他和我談到統一戰線和游擊戰。『在四川，』我說，『有一部分人是不喜歡這兩個名詞的。他們總是叫贊成統一戰線和做着救亡工作的人爲「人民陣線」。他們特別喜歡使用這個在中國並不存在的名詞。他們狡猾地，陰險地用這個名詞來暗示那是些和政府對立的人。雖說事實上那些人都擁護着政府和蔣委員長。至於游擊戰，他們除用着輕視的或者輕蔑的口氣而外，從來不肯正當地說到它。』

『那因爲他們在後方，』楊愛源將軍微笑着說。『他們和我們在前方的人所受的刺激不同，所感觸的不同，所以想的也不同。』

十一月三十一日，我以一個「來賓」的資格去參加嵐縣工人救國會的代表大會。一間懸着國旗，黨旗，貼着孫中山先生，蔣委員長和閻錫山將軍的像片的屋子裏，三十幾個從事木作，石作，泥作，畫作或者紙作的工人坐在一起，討論着他們自己的團結，組織和教育。當開會程序進行到「自由講演」，一個普通的代表，一個木匠，走到主席台前去講了一大陣。從那大半不能了解的山西話，我聽到了一些火花一樣的句子：『我們要站在抗日的最前線』，『開會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我們要有所發明；能發明東西就是好的』（他舉起他的大拇指），『持久抗戰就是拉長戰爭，四年五年，十年八年』，『全面抗戰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成爲一個人』（他把兩個大手掌合攏來）……

這些都使我在古老的山西的身上看見了新的山西。

雖說在嵐縣住下來，我聽說有些山裏的居民平常不洗臉，不洗澡，我聽說有些地方「破鞋」特別多，而且就在我借住的人家裏我見到了一次道地的晉西北的婚禮，一個三十幾歲的大個子娶一個還需要別人把她抱上轎子的十三四歲的媳婦，因為依照那裏的習慣，娶媳婦的

聘金以女孩子的年齡計算，兩塊錢一歲。

『晉西北在山西是比較落後的區域，』一個八路軍賀師裏曾經做過地方工作的人告訴我：『我們初來的時候真困難呢。老百姓一看見戴軍帽的人便往山里跑。』

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們開到了晉西北。那時佔領了大同的日人正在繼續進攻。我們潰退下來的軍隊成了幾十個一羣，幾個一羣的散兵。縣城里秩序不好。村子里常常有他們經過。他們敲打老百姓的門，搜索食物和金錢，而且打罵老百姓。於是本來就怕軍隊的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爲着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八路軍賀師除了和山西軍隊的負責人商量，共同組織「巡察隊」來恢復縣城里的秩序，更把大批的政治工作人員分派到各個村子里去。他們到山里去把那些睡在小麥穗上的老百姓勸回來，組織他們放哨站崗，叫他們看見散兵來了便進村報信，然後由做地方工作的人去接那些散兵，向他們做政治工作，解決他們的困難，招待吃一頓飯或者發幾塊錢路費。

『有一天，』那個會做過地方工作的人繼續說，『我離開了我住着的村子到旁的村子去

辦一件事。一羣散兵去了，他們闖進那村里的小學去坐着，要村里的人給他們準備吃的東西和錢。當他們正在威嚇着老百姓，忽然看見了一頂掛在牆壁上的軍帽。「你們這里住着軍隊嗎？」他們驚問。「住着八路軍，」老百姓回答。他們遲疑地彼此對望一會兒，便什麼也不要地走了。我回到村里，老百姓告訴我這個故事，這個被我那頂忘記戴走的軍帽結束了的故事故，而且從此他們更信仰我們了。」

而且由於解決了散兵問題，由於組織他們放哨站崗，許多自衛隊就成立起來了。擴大它，訓練它，自衛隊便部分地脫離了生產，參加了游擊隊，晉綏軍，或者八路軍。

『我們的一個支隊和一個新的國裏的有一部分戰士就是這樣來的。這些「山藥蛋」作起戰來也很勇敢呢。』

八路軍賀師裏的老幹部喜歡開玩笑地叫那些是晉西北人的戰士或者幹部為「山藥蛋」。小麥和山藥蛋是晉西北的有名的農產物。關於小麥這種生長在寒冷地帶的穀類，我們還沒有到山西便聽見過一個故事。據說曾經有着這麼一個人，因為初到晉西北，不知小麵在胃

果會發脹，第一次吃它吃得過飽，而且晚上沒有睡熟炕，於是便害起病來，死了。到了山西我們也算覺得小麵並不是一種好的食物。但被山西人叫爲山藥蛋的馬鈴薯却是富於營養的，並不難吃的。那些多半是南方人的老幹部大概由於吃得太多了，便不珍視它，而且用它去稱呼那些有點兒土氣的晉西北人。

由於地域的偏僻，大多數晉西北人是有點兒土氣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路軍賀師的一部開往河北。在過同蒲路的那個黑夜里，有些「山藥蛋」戰士蹲下去用手指摸那看不清的鐵軌，爲着想增加他們的知識。到了河北，一個「山藥蛋」幹部在吃魚的時候這樣問人：『魚身的毛吃不吃得？』他從前沒有吃過魚，而且把魚鱗叫作了毛。駐紮在大村子裏，他們常鬧出新的笑話；或者買一把瓜子放在嘴裏亂嚼一陣，吐了出來；或者買一隻紅紅的橘子，連皮咬它一口，而說『這果子真苦』。

不過，那些老幹部告訴我們，在戰鬥中他們並沒有鬧過什麼笑話。在那些一到河北便不斷地發生着的戰鬥中，無論曹家莊戰鬥，大賈村戰鬥，深縣戰鬥，或者黑馬張莊戰鬥，那一

次沒有這些「山藥蛋」的血呢？我們還能夠笑嗎。

是的，現在我的書桌上放着最近的「解放」，上面有賀龍將軍的一篇文章。他敘述着他那一師在山西、河北轉戰兩年，負傷的幹部和戰士達一萬零一百零一名，陣亡者達四千三百五十八名，而且，『部隊雖然遭此重大的傷亡，』他繼續寫道，『然而我軍不僅未因傷亡而削弱，而且壯大和加強了。部隊的人員由於地方居民之熱烈參加而擴大了……』在那些負傷者，陣亡者，尤其是補充起來的人員當中，無疑地晉西北人（讓我在最後不用「山藥蛋」這個綽號吧）都占着一個很大的數目。

八月二十二日，魯藝。

(二) 一個扎薩克來的人

劉白羽

順着這條黃河往西走，過了烏梁素海再往北就是扒子補隆。本來我們這支游擊隊，是在準格爾和達拉特那一帶的。差不多在一個半月以前渡過滿是爛泥的民生渠，又偷偷在一個沒有星光的黑夜摸過了平綏路，撲往武川。那麼，我們這支隊伍，實在早就該歇息了。可是從武川碰了一下，沒打過去，一下撤下來了，就一直是那麼疲乏的在山谷裏盤繞着，給日人追着。前兩天的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躲開了天空上一隻飛來尋我我們的飛機；我們照例是爬在三四尺長的芨蒺草裏面。

『他媽的！咱們明天就出山口了！』

齊虎突然粗氣的朝我說。——當然，我並不明瞭他的意思，可是我相信了他的話。那會，他是同旁人一樣的佝僂了腰，把槍舉到屁股底下去。粗大的手掌遮遮掩掩的，惟恐有一點

反光的東西露在外頭。一面從鼻孔上，粗粗的噴着氣。像要嚼咀什麼似的，嚙動着嘴唇……關於他，有人說是個莊稼人。有人說是個游牧漢。那麼你一談起來，一定還會有人打斷你的話：

『說不定是鬍子（土匪），瞧那兩隻賊眼睛！』

說的人，多半是哈哈笑一陣。這親譴的嘲笑，現在，他好像也習慣了。剛一來的时候，簡直是忍受不住的。每次我從旁瞧着，他那兩粒小而放光的眼睛，可怕的閃爍着那不能忍耐的憤怒。輕得沒有一般的眉毛高高攢聚起來，這樣使那鼻子旁邊的兩條突起來的肌肉，更像兩條高崗子，薄薄的兩隻攝風耳朵發了紫，我那時常常吞着笑聲說：

『他是經不住玩耍的！』

可是游擊隊裏的同志們都不管這些，每當行軍，露營，看着天上的星，大家總是吵起來。有一次，齊虎背地裏，在我們歇息下來喂馬的時候，他撒了一把黑豆，突然默默的走到我前面來站着。一手摸着他那露出一條豁掀頭的尖刀的木柄，他憤憤的朝我講：

『我要……』

『你要怎樣？』我把肩膀靠着捺馬的木頭桿子，一手搭在他的身上，那時，我彷彿從他的嘴裏聽到一種鋼的聲音——我微微有一點佩服他，倒是個硬漢子呢！可是我看見他那發紫的臉上，是那麽難過的皺着，他是在按捺自己的情感吧！他那麽有力的，用那小的眼睛逼視着，叫你想到目前站着的是那麽堅強，你一點也不能損害他的兒。那樣結果他還是暴發了一樣把刀子嗖的一下拔出來，從牙齒縫裏發出聲音：

『我要……』

『你放下它！』我幾乎難以相信自己暴驟的聲音會惹出這樣的事情。可是他沒動——我往前跨了一步；我把自己的胸口，正對着他的胸口，我告訴他：

『齊虎！這是不應該的——你想他們是和你玩耍，他們是喜歡你的……』

他那黑溜溜的眼睛轉也不肯轉一下。

『我說的對不對？咱們是同志，咱們的刀』，我微微一笑，『只是爲了殺日人和狼才打

鍊出來的！」

『我就拿它殺過四頭狼了！也殺過一個日本人！』

我的微笑卻叫他和緩下來。以後，他就像忘記了剛才的事情。他對我說他在伊克昭盟的草地上的故事，他那樣豪爽的笑著，聲音敲着鋼鐵一樣好聽。他告訴我說在烏藍河邊上怎樣殺過四頭狼……常常笑得那麼尖尖，聳着的颧風耳朵微動着。

那會，也許有人偷偷看見了，晚間隊裏都把這事紛紛傳說着。大家也只是笑笑。

以後他也向我吐露過一些話——我還記得，當我們住在民生渠南面的時候，一天他跟着一個作工作的同志來了，就那麼悄悄的。我們瞧他簡直一個怪物似的，把兩條胳膊直直的垂着。衣服都破了，袖子上還有斑斑的血漬，什麼都沒有，只那隻一把尖刀子。我們的隊長問他：『什麼地方的人？』「扎薩克」，以後就不大說話。問急了就又冒出了一句：『我殺過一個人……』那樣把我們圍着的人都嚇了一跳。可是他咕噥了一下小小的眼睛，又補上去：『一個日本人』！大家就都哈哈的笑起來了，從那時，他作了我們游擊隊的同志。大家都

那樣喊：

——喂！一個扎薩克來的人！

可是現在，他常常同我說話，才知道他倒不是從扎薩克來的。從那兒來的呢？不知道。

『這個蒙古利亞的小夥子……』

我也不過只想一想而已。同時也真的喜歡他比喜歡旁人好像多些什麼，當然并不單單因為他是個蒙古人；也不因為那次拿刀跟我們接近起來。實際是怎樣？自己也不大清楚，只是覺得他是個很有趣味的，很深湛的傢伙。比方他非常高興槍，當他從隊長手里得到一隻槍的時候，是發抖的。可是他又絕對不能扔下他那隻尖尖的刀子，……

『嘿！別跳呀！』

他一面躲飛機，拉着那匹馬叫着。

飛機還在軋軋的響，因為我們是在山溝裏，不大容易被看到。齊虎像犯了烟癮似的，往這面擠擠說他那一派老話。從他跟我們過民生渠打武川以來，他常常很佩服隊長——我們隊

長是個瘦瘦的薩拉齊那面的人，因為女兒給日本子強姦了，他管掉五百兩烟土，才打起游擊來的；槍打得好，哪一次作戰都在前頭，生成堅決的鐵塊一樣。齊虎就常常把這些放在背上。這會，他又開心的滋着曰牙齒在笑。邊說：

『你瞧！咱出了山口，我想不要緊，有隊長，你說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沒法子答覆這句話。他就無聊的咳嗽了一下，轉過頭去。

一會，遠遠聽見轟隆——扔了一顆炸彈。以後就聽不見飛機叫了。我們又上了馬，不停的趕着走去。我們又趕出二十來里地，天就黃昏了。想再趕上一截。當我們從一個山嘴子裏兜個彎，就一眼瞧見前面炸得一團烏黑，亂七八糟，很多塵打着旋，啄着，吃着。齊虎本來在我後面，這會卻把腳根一用勁，馬便往前衝出去，一口氣到了那兒，把塵都嚇得呼呼的沖上天去。馬來回轉着。他卻一面招着手，哇啦哇啦喊着：

『一個人——蒙古人呀！』

我們前頭幾匹馬趕上去——在那兒，很多炸碎的羊頭，羊腿，羊腸子，就在那血泊中倒

着一個人。那個人的左腿已經沒有了，但是他還在抽搐着那隻孤零零的右腿。可是等我下來，看看，他的臉早沒有了，只是一團紅的，紫的，一些羊腸子也糾纏在一齊，看不清楚。那隻腳上却套着是蒙古人的大毡鞋，腰間也有那麼一把刀子——左右不遠的地方，還有很多羊咩咩叫着，我不到牧牠的人了。一隻大白獅子狗也悲哀的跳着，跑着，不肯走。

『上馬——走』！隊長舉鞭子，打了馬。

我的左脚一任蹣跚，馬就跟上了羣。我回頭一看，齊虎還呆呆的看着。……

這一晚上，他很不快活，好像在他眼裏，老有那些影子，幾次，他對我說：『一個人——

(五一)

——蒙古人呀！』可是我都沒有注意。這天我們宿營在一個大莊子，稀稀拉拉有一排房，幾個蒙古包，地名叫做西瓦子沟。我們來了，亂紛紛的拴着馬，我地方，我們告訴他們一些話，他們才知道是和日本人打仗的。晚上，齊虎拉我去喝了一大碗酒，還吃了牛肉。我們坐在一堆篝火旁邊，給幾個人圍着，裏邊有漢人，也有蒙古人。那一陣陣香味從肉上撲着鼻子。

『你們知道嗎？打日本才有活命呢！』我告訴他們。

『對。——日本……有砲吧』！一個年老的說。

『有砲，咱們也不怕，咱們人多，不管漢人，蒙人……』

漸漸圍了更多的人。齊虎卻始終嚼着，拿刀割着肉，喝着酒——我不斷的說：日本人怎樣要滅亡我們中國，搶去了東北四省，最近又佔了北平，天津，現在在這面，他們一直到了包頭，到處是殺人，放火。我也說了，我們隊長，一個莊稼漢女兒怎樣活生生的給日本子輪姦的死過去。我們要想活命，就得打，讓血染污了蒙古，蒙古……。突然，齊虎抬起頭來，臉給火映得是那麼紅亮亮的。他嘴變的那樣遲鈍了。

『日本！——你們知道我這把刀！』他舉起那晃晃的尖刀，搖着；『我在包頭，包頭，我殺死了他們一個，因為我想，我除非是咱們蒙古人牧慣了的羊兒，我不能再忍一點。那天，一個日本子來了，他罵着「八格雅路——」他還把要喝的熱奶茶一下子潑到我的臉上，我——我想起我的媽媽，怎樣死的！在包頭給日本子佔去那天，我想起，我沒有忘記，我要報仇，我就……』他嘴的把尖刀戳在肉上，釘着木板：『一刀，哼！一刀』，他笑了：『今天

，我又看見一個人——一個蒙古人，炸死在那草地上，我想，我們蒙古人是牧羊的，不是羊，……」

我知道他有點醉，我勸他，他卻說：

『不，同志！我沒有。我要告訴你，我再也忍不着……』

在他那憤怒的，二十幾歲的臉上，一顆顆黃豆大的淚珠滾下來了。

後來，我們肩膀靠肩膀的走出來。我聽見背後他們在紛紛說：要搬到山裏去，要逃走……

……我相信齊虎也聽見了。看看他，他是那樣與痛苦離過掙扎着。他激動了，臉上沒一塊地方不是皺緊的。晚上的月光卻是那樣好，我們倆走着，走着給晚風吹着。我很沉痛，想到他今天把他從來不願說的話都說出來了。可是慢慢的，他又冷靜下來了，突然孩子一樣把那兩隻厚厚的大手抓着我搖撼着：

『隊長知道喝酒，會不會罵？』

『是我們不應該……』我故意斂了笑聲，認真的。他可笑了，低低告訴我說：

『你不要說，就沒人知道，就這一次！』

第二天就出了山口了。計算起來，我們每天二百里以上的腳程，已不是一天了。出了山口來到了草地，馬也是應該歇息的了。那裏知道，就在一天的早晨，那會，大青山還在凝凍的透明的冷氣裏，像巨大的冰塊，從那山脊子裏，吹出來的風，是會割痛那些沒有濕鬍子包裹着的兩頰的。猛然說，日本人又包圍了莊子——不知是百靈廟趕上的還是尾巴後頭追來的。那時，是嘈雜一片。我們往外衝了，我看見齊虎騎在馬上，只拿着隻剝壳槍。

迎面機關槍響了喀喀——喀喀的刷掃着。背後從慘冽的風中喊着：

『弟兄們！衝出去哇！……………』

攪亂了的村莊上，羊羣亂鑽着，絆着馬腳。很多孩子的哭叫糾纏在一齊。我們不管這些，這些掛不着任何人的注意力。只是把兩條腿緊緊鉗着在馬脊背上，任牠刨着蹄子拚命往前跑。我向左右亂雜雜找尋隊長那匹淺黃色的大馬，沒有——他已經出去了。

剛剛闖出莊子，他大概是因為馬肚帶沒來得及緊好，鞍子歪往左面去了，他跳下——可

是我看見在背後，就有兩千幾百米達的那邊，三輛灰色的坦克車，已經向這面開來，響着嘎嘎的聲音。我趕緊喊：『齊虎——後面！』這時，他那匹本來在這原野上奔馳慣了的馬，像受不起這驚嚇，猛一下掙脫拉在他手上的繮繩，撒歡的跑去。我瞧見他，就那樣拔腳往斜刺裏跑去，我想他一定還是那樣很懊惱。

——最壞就是那隻馬槍也沒來得及拿！

我們趕馬向指定的方向跑，我們的大部隊是在滄南面的高坡地——直到後來，我們又反攻進了土木杆子，日人往西退去。那時，已是夕陽下山的時候，芟蕪草上掛了一層紅霜，人們到處呼喊着，想找尋芟蕪草底下傷倒了的伙伴。

『喂——這兒有一個！』

『來抬啊！』

後來，大家吵嚷着，說那一個扎薩克來的人也找到了。

次日清晨，開拔了，我去看他，我才知道——那會，他躲開坦克車，往左面跑。他看看

在片平遠的沙地上，除了兩三尺長的草外，儘是些黑點子，人拚命在分散，嚇驚了的馬，把脊背上的鞍子拖到地下，很快的亂蹿亂跳。圍攻莊子的日軍，已經發覺，裏面的人，都出一個漏線間衝出去了，就立刻轉過頭，「哇啦——哇啦」的喊叫着。在那冷凍的一團裏，閃閃的倭刀晃亮着。他們向我們的大部隊追趕。

齊虎憤憤的告訴我——

他從草地裏跑，突然聽到一種顫抖，乞求的聲音：『你蹲下，噯——噯，你蹲下……』他發現草地裏，一個可憐的牧人，嚇得嘴唇打顫，顏色是鐵青的，伸出那黑須須的指甲，抓着他，他氣憤憤的說：

『一個沒吃過牛羊的傢伙呀！』後來，他一面往前走。那時，他發現前面，我們的隊伍，好像穩着了腳，他真高興——是的，他跟着這支游擊隊不是一天了，他相信大家，更相信那個瘦瘦的，小小的隊長。這個小人兒令他起了很大的決心。像給誰用刀子在腦壳上刻下了字。有一回，隊長揮着瘦瘦的手，流着淚說：『我是本地人呀！我就願意把自己的骨頭丟到

這裏！……』那時，他也流過熱淚。今天，總要打，他想一定得打，——果然瞧吧！日人的騎兵兩三陣拉鋸似的，向那高坡地衝去又回來，衝去又回來。我們的輕機關槍，是多麼得勁的，清脆的響着啊！

倏然的在那面起一片喊聲：

『反攻啊！弟兄噢——反攻啊，打回土木杆子呀！』

土木杆子啊！……

他說他簡直要跳起來了，揮着充滿肌肉和生命力的膀臂，這時，最大的懊惱，是身邊只有二三十顆子彈，一隻剝壳槍……

他仍然忍着，他要響應自己的同志們，應該從背後揪着日人的尾巴，三輛圍着日本旗的坦克車還像烏龜一樣，咕咕的往山麓上爬，可是我們早繞過來，三面朝着日人襲擊了來。看那白的，黑的，花斑的蒙古馬，就雪片，風片般得意馳着。看，動搖了，日人向後退，向齊虎這面崩倒了的冰山一樣，帶着狂吼的風，夾雜着喊叫呼喚，退下來——他說他真高興

極了。他僅僅三十顆子彈，他不管，他一定要堅決的拿它來揪着日人的尾巴；他說，他挺起結實的胸膛……

啪——啪——子彈從心上射出去了，這在日人是個意外的襲擊。

他高舉手腕朝一個穿黃大衣的射去，那個人噉的跌下去，他又轉過腕子，子彈完了，在他手裏是那隻尖尖的刀子。可是他覺得有點頭昏，手沉重的再也舉不動，搖搖欲倒。就那時候，他看見兩隻刨起來的大馬蹄，從他頭上擊打下來，他看了，把那隻刀攥得緊緊的倒下去，只覺得千軍百馬潮水一樣，從身上沖激過去。他昏迷過去，可是他說還聽見我們在喊：

『土木杆子——土木杆子……』

可是我看，他躺在大車上頭給白布包着，臉上，身上，滿是馬蹄踏出來的破洞，流着血，左邊的半隻耳朵沒有了。右面的胳膊腫傷了骨頭，也不能轉動一下，他四周圍堆了些裝着草料的麻口袋——他用那兩隻小小的，銑利的眼睛望着我，微微笑着。那天，天是陰沉沉的，颳着西北風，像要落雪的樣子。我們正是準備着往南往西走，就要開拔了。受傷的同志，

隨了轎重車在前邊走，那麼，我和齊虎不得不分開了。我把馬肚帶整理好了，牽着馬，到轎重隊這邊來看他，他問我：

『你看這傷得多少時候？』

『齊虎！你不要管，養好了再來……』

很快的，給同志們擠滿了，人壘了一個圈，趕大車的人拚命喊着，棒着長鞭。可是大家不管，還是想看看齊虎，大家親暱的嘲笑，罵着，誰也不肯落後，從腦筋裏想些話出來。他笑着。大家碰着肩膀頭上的小馬槍，一面亂雜雜的喊叫：

『你這扎薩克快快好吧！』

『噹噹——瞧那賊眼睛！……』

『別吹牛皮吧！同志们！咱們游擊隊少不得他的！』

集合的號，在那面吹，我們只好走了。後來那一串轎重車就離開了我們。還是行軍，兩天，三天的……現在我們就往烏梁素海，後再拐向扒子補隆去。在我們游擊隊裏，同志们

一個扎薩克的人

西北游擊戰

想起他來，還常常這樣說：一個扎薩克來的人，一個扎薩克來的人。可是我心裏明白。他是從那兒來的呢？不知道。反正是一個蒙古人……

(三) 漁 獵

下之琳

去年二三月間率部西進東陽關，攻破長治，打下臨汾，自以爲不可一世的日本一〇八師團的苦米地旅團長在當年三月二十六日寫給家鄉一個朋友的信上說：

『……牛伏山狩野川的風景常浮腦際。釣魚之道與獵共產軍相似處頗多，不勝愉快。』這封軍郵信寄到了被他稱爲『共產軍』的八路軍的手裏。事情是這樣的：八路軍的一二九師於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東陽關外的響堂鋪，邀請了不少參觀者，作了一次大狩獵，獵下了日軍的九十多輛汽車。這封信也就成了八路軍的獵獲物。

苦米地旅團長後來在四月間的九路圍攻晉東南中是一個中心人物，在四月十六日長樂村一戰碰碎了圍攻，吃了八路軍又一次大虧，以後不知道還『不勝愉快』否。可是我們在華北日人的後方的戰爭裏，除了類似響堂鋪那種大狩獵以外，小狩獵還有的是：

前這些日子我們在山西境內曾經遇見了五個東北來的工人。他們和其餘百多人在去年七月間開進關來，到正太鐵路線上專負責修理我們的游擊隊常去割斷的電線，一共十個人經常駐廬家莊，由叫作電氣匠工長的竹中和另外兩個日本兵監督。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玩膩了村子裏的所謂『花姑娘』了，竹中忽然想到山裏去打野雞，隨即帶去了兩個日本兵和六個東北工人。野雞沒有打到，竹中和那兩個日本兵被我們那六個工人中名叫李雲升的，趁日本兵交槍給他背的機會，三彈三中的從他們背後把他們逐一打死了。他們六個人帶了死者的三枝槍投來了八路軍。這就是一場愉快的狩獵。

我們在華北日人的後方的戰爭中釣魚的故事也確乎有：

就在前幾天，我們這裏河南境內遇見了兩個被某部解送來不久的兩個朝鮮人，一大一小，大的叫金麗根，小的叫金基昌。金麗根是隨了日本軍隊到邯鄲來做不知究竟是什麼生意的，金基昌是他的內弟。內弟老遠從朝鮮的新義州跑來看被『皇軍』『打平』了的邯鄲城裏的姊夫。姊夫陪內弟逛遍了全城，又到東門外的河邊去釣魚。魚不知釣到了沒有，事實是他們

自己因言語不同，被我們的游擊隊誤認是日本人而捕來了。這就是一場滑稽的釣魚。

可是還有許多手法上漂亮得全然像打獵和釣魚的，我可以信手拈來兩個例子：

去年八月六日，八路軍一部夜襲平漢鐵路線上潞王坎車站的時候，他們一槍打下了日人司令部前放在樹上的哨兵，像打下了一隻鳥。

平漢鐵路線上的馬頭鎮附近西佐謀礦的機器工人，在拆毀了那條小支線，搬走了路軌以後，自製了不少小地雷，常常把它埋在鐵路底下，伺候日人。七日間一個三十斤重的小地雷炸翻了一列日人的兵車。他們總是遠遠的坐在高粱田裏牽着引火線，像垂釣的漁父。

(七二)

我們在華北日人的後方，在艱苦中奮鬥的戰士們與非正規戰士們總是很愉快的，因為他們經常有漁獵的樂趣。

武安下站，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九

(四) 來去

嚴文井

人們回來了，哼哼唱唱，往車皮上爬，小販又大聲音的叫賣紙烟，蒸饅了，也有人在田裏留着捨不得走，伸直了腰晒太陽，談天，處處有了聲音，這車站又活了。「居——居——」是集合的哨子，沒法，一個個又往那片空地跑，忙忙亂亂，但一個圈子還是一會兒擺成。團長報告：『會咱們照常舉行，飛機不會再來了，大家坐好，不要做聲，待一會工作團的同志還要給咱們演戲唱歌。』大家笑了一聲，就靜了下來。

開頭又是個講演，講的人是一個女的，團長還沒有介紹完，不知怎麼一下地就站在圈子中了，士兵們雖不做聲，心裏却罵，『操他！又是狗皮膏藥！』她眼睛裏什麼人也不看，直挺挺行了一個軍禮，一點不害羞，一點不遲疑，就大聲講起來。

『同志們！今天好多比我行的講了，我，今天還讓我來講，好！我就來講一個，不講也

不好，因為是錯誤了。我，我說一個啥道理呢？也沒有啥道理，就是日本，就是因為日本子太欺負我們，你們都明白，我不撒謊，你看剛才我們一連跑了三趟，幹啥？躲飛機——」

那嗓音真粗，話跟先前的幾個也講的不同，又是一個語調，圈子裏腦袋於是都朝向她，死嗽一氣，眼光都很好奇似的，心裏還是不滿，『媽一個女人，也穿軍衣！』圈子外，團長同戰地工作團的主任來回踱着。主任擔心着這個試驗，皺眉頭四下看，見士兵們臉色似乎和悅了一點，放心點了。

『我們是貨色，怕啥？噫！滅我們，殺我們，這是日本的本心，我們只有打倒他！只有打倒他，你跑，躲性命，那就不是種！錯誤了！跑？哼！看你往啥地方跑？同志們？現在沒地方跑，沒地方躲啦！有他日本，就沒有你們！不打倒就不行！我們要把他日本送去吃屎，我們才揚眉吐氣……』

大家哄笑了，有人點點頭。

她擰脚一顛，死勁的喊：

『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是個大王八蛋！娘的真兇，留着他，你們還想過好日子！你們還不明白，你們來當兵，就是因為他日本殺我們大家人，逼的我們沒有路走，當兵的同他拚，大家同他拚！大家要齊心！你來，我也來，千個，百個，千個，百個，咱們人多……』

大家張開了嘴，眯着眼睛看她。又覺得這女人還不錯，肥肥的，柿子臉，腦袋一搖一搖，頭髮儘擺，像個母獅子，夜叉，還能講幾句話，其實，她紅拳頭一棍，大家的心就跳了一下。○有人低聲歎，『嘿！這個婆娘！』

看團長也在笑，主任也點點頭，只是他老愁眉不展，因為他又想到了他團體的將來。

車箱裏，另外一個世界，行李大包小包，臉盆，皮箱……堆得亂七八糟，工作團這樣的車箱有兩個，其中一個，丁梅，張曼華，陳麗文三個正在替小妹林西打扮，準備講演完畢後的跳舞。她們此刻忽然不很愉快，不大有興緻談笑，板着臉工作，宣傳幹事探頭往裏看了看，丁梅尖聲氣叫，『討厭！就好了，老望什麼？』三個就趕快把胭脂，水粉往小妹臉上塗。

外邊被囑才又有幾句特別響，『將來，大家齊心，還怕大家吃不好，穿不好，都是咱們自己拚出來的呀……』丁梅歪歪嘴，『胡咬些什麼？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會，大大一陣掌聲。宣傳幹事在軍下不耐煩的叫，『人家的完啦，林西怎麼啦？』

『來啦！』

林西蹦蹦跳跳跳下去了。掌聲又起的時候，扁臉的那個爬上車來了，她興緻很好，忘了這一天來所受「待遇」，高高興興的問，『外邊多好，你們幹嗎不去開大會呀？』三個都不答腔，同時却不知為什麼開心了，突然尖聲的笑起來。她回過頭，通通的走到另一端去，一屁股在那堆炭火旁邊坐下，一個坐着打盹的大學生端木才給驚醒了，睜開了眼。

她從兜裏掏出一個饅頭，放到火上去烤，端木才打了一個呵欠，說話了：『張菊英，你回來了！』她好像沒有聽進，反應了他一聲，「喂？」

其實他沒有什麼話說，只是腰後一刻沒不到什麼幹罷了，他擦擦眼角，就釘住她左臂上的臂章出神。臂章一動，忽然記起了一套把戲，同志們一天來用以開心的把戲，他說：『喂

！張菊英，你膀上是幾個什麼字啊？認不認得？嗯？不認得吧！』

『嗯？』她猛的偏過頭來，響亮的回答『怎麼不？游擊隊三個字嗎？』

『你真識字嗎？』

『現在識，現在識——』

『我不信，讓我考你一下。哪！把你符號唸給我聽聽，這是什麼字？』

饅頭滲出了一股強烈的焦味，她一面翻饅頭，一面指着胸前那符號。

『這是張——這是菊——這是英——』

『這呢？』大學生吞了一口口水。

因為問的地方忽然顛倒了，她遲疑了半天。

『嗯——真嗎！』她勇敢的說了。

『這個呢！』

『嗯——嗯——』她答不出來了，嘴裏祇哼，粗指頭定在那隊字上一動不動，大學生笑

了，意外的，那邊三個女同志也笑了，而且笑得喘不過氣來。

『好好！烤你饅頭去吧，焦了，——真是！一個字撥了家就不認得了，』他站起身，很得意，嘴角還向上彎，搖搖擺擺往陳麗文那一夥去了。

『嗨！』旁邊抬起了一個腦袋，狠狠的瞪了端木才一眼，厭惡的歎一口氣，『我真頭痛！』他是隨軍記者馬冰，靜悄悄的在記日記，這一激動，望着日記本一個字也記不下去了，他揉了揉那放光的高鼻子，從口袋裏掏出一盒萬金油來。

困難不解決，張菊英眼睛定着，還在拚命想。『呸！』突然她不耐煩的抓起了饅頭，拍拍灰，大口的吃起來，聲音非常響，那邊一夥偷偷看了她一下，還在笑。

新聞記者慢慢擦他那傷風的鼻子，還在惱火，他想，『笑什麼？人這個東西才可笑！』

機車噴着白汽了，但還不開，還得等半個鐘頭，一列南行車開過了後，這列車才能繼續往北走。士兵們沒有什麼消遣，走鐵軌，或者跳枕木玩兒。戰地工作團的大學生們則在月台上跑步取暖。張菊英很高興這樣，「一二一」替他們喊步子，而且也併在兩個大學生一起跑。

，她已忘掉了她剛才的煩惱。

『不對！』她叫，『這樣這樣！』她把自己當作了一名軍官樣，替他們改正姿勢。兩個大學生勉強的應付她，一會，一個說：『老張，咱們看看小王同俄羅斯跑到什麼地方玩兒去了？』於是一齊溜了。

馬冰和工作團的正副主任在參謀長那裏談完話，從花車上下來。兩個主任一眼看見那個在跑步的柿子臉，一下又發起愁來。她興高采烈的喊，「一二三四！」一付粗破嗓子，臉上毫不在乎的神氣，這樣，他們自然就要談她，於是當着馬冰，他們談了，小聲小氣的，但臉上都很正經。

(四三)

怎麼好？這都是參謀長弄出來的，參謀長太主觀，太幻想，留下這樣一個女人，能做得什麼？粗手粗腳，沒有受過教育，主要的是來歷都沒有弄清楚，這樣的東西放在我們女同志一起，可不危險，她們都是才出學校門的，給影響壞了怎辦？……

『這些庸才！』記者又激怒了，『在洪桐時，你們那樣子，還尋到了一個活寶，那樣尊

敬她。打過仗，又是女的，所以稀奇。哼！就是這，所以都低聲下氣討她歡喜。所以，女們都爭着跟她拉手，男的呢，像狗，圍着她，跟着她，無聊！頭腦都這樣簡單！改變，才一天罷了，馬上變了，真快！，爲什麼？她粗野，爲什麼當初不冷靜一點呢？她還不是她，這才一天，既然……』

他記起在洪桐車站黃主任那副醜陋的笑容，兩個大學生要她同那些女同志們在一起拍一點照，女同志們是那樣卑屈恭順。她說：『這樣子好，好照出兩隻腳來。』吩咐大家左腳失靠右腳跟着，木偶一樣，一聲不響的女同志們都照着做了，偏着頭，扭着身子，樣子非常古怪難看。大家還圍着她唱歌，一曲又一曲。瘋狂了一樣。『爲什麼呢？她現在又沒有改變。』他忿忿的醒了一下鼻子。

兩個主任像女人一樣，一件事老說不完。

麻煩麼！她又糊塗。哦！却又那麼會說謊，怎麼她丈夫一時是帶人種地的，一時又是石匠？一時是丈夫打她受不了，一時又是她自己甘願出來的，前言不符後語，可疑得很！尤其

是爲什麼地我隊伍一下就肯在我們這裏留下？……

『唉唉！』兩個主任一齊歎氣，馬冰笑了笑，

三人都不做聲了，把手插在皮大衣裏，慢慢踱着。忽然，胡副主任頓了一下脚，很精神的喊，『老黃，幹嗎這樣想不開？萬一還不走她，我們可以讓她給我們團體大家洗洗衣，縫縫補補。』黃主任想了想，點點頭，『也好，人倒還結實，粗手脚，力氣大，洗衣做粗活的人團體也在得着……』

『張菊英！那兒去？』馬冰忽然喊。這時，扁臉已從他們側面跑過，她一直跑過去，不回答，兩個主任馬上改口談排劇。

『哪——哪——』汽笛遠遠一響，車站上就忙亂了。

一兩分鐘後，南行車到了，略停一停，又往前開了。一車一車滿是軍用品，傷兵，前線緊張的氣息這裏似乎可以嗅得出了，列車困難的吐着氣出站時，在一輛車接頭的空處，那十幾個擠着的兵士們當中，有了一個扁扁的黑臉，那是張菊英。她鼓着眼，氣吁吁的對大家講

：『見他們鬼！我沒用？我打得仗嗎！我們講齊心，他們他們，——我回去，到開喜找得着咱們的人，我服侍那些小姐，哼！』

只有很少幾個大學生見到了她。見到她時，她的車已快快的越過了他們，後面掛的是一輛敞車，裝着馬。他們看見她的頭彷彿就夾在馬頭中，她放蕩的笑着，神氣真粗野。他們忽然想給她打個招呼，「喂」一聲，火車已完全開過去了，這才令他們驚訝起來。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於延安

(五) 賀龍將軍

沙汀

當槍聲繁密的時候，我一連去過三次司令部，想看一看動靜；但沒有看見賀龍，聽說他到參謀長屋裏去了，空氣平靜而且嚴肅。特務員站在屋頂上瞭望，村街上不時傳來一陣大車聲和戰士們的笑聲。不用說，我的心裏是相當穩定了。

因為他曾說過這樣的話：

『淌不過得住，打仗的時候你看司令部鎮不鎮靜就知道了。』

午餐的時候我們都照舊一道用飯。同座的有甘主任和朱明同志，呂司令也來了。後者說：『當日人離他們很近時，他命令他部下至少要支持兩個鐘頭，好在已是退卻了。』

賀龍十分審慎地插嘴道：

『這不成呢——司令部那都打的？』

接着他又敘述了一段他前期軍官生活的故事。隨後呂又談到日情；他們捉住一個俘虜兵，才十七歲，東大一期生新入伍的，同時被徵調來的同級生還很多，都不願意打仗：這是日軍官知道的，所以他們只得用火來補救這種缺陷。

他的結論是：日軍的人力缺乏得很。

『不但人力缺乏』，而智龍將軍接着又說：他甚至東西也缺乏了。槍也用中國槍了，中國馬他也騎；『在山西的日人還吃小米油麥！』

似乎已經說完了，却又忽然正色道：

『老甘！老實說我們的日軍工作還要好生幹一下才成呢？他們冀南作得頂好，那卷東西就是他們寄來的，宣言齏，標語齏，多得很！』

他隨即又嘆道：

『可惜我們懂得日語的人太少了。』

□□□□□□□□□□時情況，以及他們的士氣，他主張應該盡力幫助他們，並

且多做鼓動工作。而半途來的L同志悶聲悶氣地插嘴道：

『剛才小安就鼓動了他們一陣。』

『那小安很不錯呀！』

這時已經吃完了飯，他半玩笑的說了。

『我很喜歡小安』，他坐近小安的丈夫L去，『就是她小得好。』

『小得來隨便那裏都可以帶起走』，只附合着。

『是呀』，他親切地攀住L的肩頭，『就放在荷包裏都行。』

火砲和機槍聲依舊相當緊密。而到傍晚，日人却終於向南敗潰了。

當夜三點鐘我們的主力也繼續往留營移動。我們二十多騎馬，隨着他在部隊前面走，我們在黃浦村口迷失了道路，於是大家都停下來，其他都進村子去找尋嚮導去了，只有他和我以及一個通信兵等在村口的麥場附近，而在回答了我幾個關於今天的戰鬪發問以後，他又接着和那通信兵談起來了。

這個同志大約是新兵，從特務團來的，原是那裏政要的特務員，他問他的首長有幾條卜亮槍，幾條別的手槍，幾匹牲口，瑣瑣碎碎，彷彿老年人的談話似的，我猜想那青年人一定向誰誇口過，而恰恰被他聽見了，所以特別要想聽聽他那種稚氣的口吻。

但那青年人却不大起勁地答道：『他一共有四匹馬。』

『都很好嗎？』

『有一匹栗色馬不錯。』

『趕得上我們通信兵騎的麼？』

兩個人都忍不住悄聲笑了。

『老實告訴我吧』，他又正經道：『怎麼樣個好法？』

『好就是了呀。』

『你要說出他的好處在那裏呀。』

停了一會，對方才又遲疑，但又似乎自信地答道：

『想麼，好馬你看毛子便看得出來呀，很順……』

『真了不得，張桂生已經學會看馬了呀。』

他略帶諷刺的微笑著說了。

嚮導來了，他從石滾上立起來，我們依舊向着留營進發，天很黑，空氣寒凍的可以，一個不大佳妙的嚴寒的冬夜，但雖然如此，當我想到賀龍將軍臨事時的鎮靜，以及他那種深厚的清靜，我的心裏卻馬上光亮起來，溫暖起來了。

(六) 兒童團

一机
林蕭

——五台山下的小豪傑們

北平陷落的幾個月前，因為反對日本兵自由進出我們古老的城池，一個不滿十四歲的小女孩，在東便門大街上，隨着『中華民國萬歲！』的呼喊，濺血插太陽旗的坦克車輪下。

九一八事變後，差不多是整個『滿洲國』境，日兵們鋒利的槍刺，開了孕婦的腹臍，『像開西瓜！』全東北和雪花一同飄起地，搖幌着紅紅血球——給『神明之子』認為是『無價之寶』的胎兒！

在廈門，我們三個兒童，慶祝『皇子』誕辰第三週年的遊行路上，在大同路轉角，也因爲『中華民國萬歲！』一句呼喊，坐永久的牢獄。

上海，太原相繼淪陷的時候，日本特務機關，爲了『政治目的』，除搜刮錢財，物品，

並實行着搜尋我們成千累萬兒童載往三島的陰謀。

這陰謀是毒害而可怕的！

全中國的大人們，都爲這陰謀顫慄，思索；已失去孩子或將失去孩子的母親們，惶惑而悲傷。

隔開太平洋兩岸：日本子們露着陰險的微笑；悲傷瀰漫着中國！

但陰謀終歸是陰謀，見不了天日。一切無恥，都要失敗。

這其間，我們不用多舉例證，就單來說說山西罷。

山西：日人攻下風陵渡，鐵騎踏到黃河邊沿，便豪爽又誇耀地用無線電放送着：『……

！砲火顫動峭壁懸崖，山西果敢（？）屈伏皇軍英武足下。』

而事實，就在這時候，我們的兒童團，便像雨後春筍，『果敢地』在日人側後方建立起來了。

這事件，當然是日人始料不及的。粗莽的日人夢想也沒有想到。

但天下間沒有想到的事却多着呢。去年冬天，在六關嶺，裝做河南老鄉，給我們兒童團團員查獲的小林少尉間諜，感興的坦白承認：『不上十歲的娃娃，做這件事，真是奇跡！』小林先生是以『中國通』見稱於儕輩的；不滿十歲的小孩，他沒有打上算盤。及到事已臨身，才認為是奇跡。

其實，天下間的奇跡也多着呢。

距離日人前線，最遠不到六十里的地方。剛在需人照顧拉屎尿，吃糖菓年齡的我們兒童團團員，背小刀，背五六斤重的衣，食，書籍，被窩都在內的小背包，戴軍帽，穿老百姓衣服。清早起來爬上高山，自防守自攻擊地練習游擊戰術的運用。聽到哨子聲，有秩序地衝下山來；半山腰中，比擬日人般的團攻偶爾碰到的野鬼子，跑得渾身大汗，得勝歸來，唱着：

『那怕日本強盜凶，我們的弟兄打起仗來真英勇！……』

『英勇的小兄弟，你們一天過得苦嗎？』

回答參觀團的問話：『苦？不！那裏話，我們比起前方的將士們，好得多呢！』

站立白帽旋風中的另一羣小鬼，小小手瓣凍得通紅了，却生氣奕奕高聲回答：『不苦！一切饑寒的忍受，都是爲了危難的祖國！』

這事件，發生在清水河畔的耿家鎮，當然也是日人始料所不及的。

一天三頓小米飯，幾片山藥蛋，不算一回事，不算苦。政治常識，唱歌，露天站崗，檢驗登記來往行人，替游藝隊部帶路。屋腔村兒童們提出的『同志那一部份的？』和『路條？』已成爲日人最頭痛，最沒有辦法的盤查語了。

學校便是個大家庭。□□村兒童團『反對放假！』和大阪小學生爲遙祭死傷於異國的父兄，聯合請求『提前放假！』恰好成爲有趣的對照！

離『土門限石』南二十里的□□村兒童團，偏揀着刮風落雪的日子，舉行夜行軍。一聲口哨，三四百個兒童，神不知鬼不覺悄悄步入操場，越過山嶺。山溝裏帶雪風擊打人面像針刺。腳底下，溪水凍成冰的道路，依轉灣抹角有厚薄。蹣跚薄冰上，凹下去時，拔出腳來，已是僵硬得不帶感覺，祇剩血絲和水滴了。

兒童們飛行着。風囁着。天上沒有月亮。沒有星光。領隊的一個手勢。大家便嚴冷地離開散兵羣形式，各就近找掩護，就各自不同的方向，準備打擊日人。

二十里路，和夜一同爬過了。抵土門限石村正是四更。

四更，兒童團的歌聲，像一把火，燃燒原野，村落。守路哨兵，激動得流着淚，領他們去敲打每家的門環。

少婦們看看兒童團員，看看自己的孩子，嚷着讓出熱炕。孩子們提出『明兒一同走』的約誓。老太太睜大眼睛，摸摸兒童們的頭額：『着涼了嘛？造孽呀！老天爺，太平年間，那用小孩子這樣受罪！』

兒童們興奮地搶着回答：『老太太，沒有什麼。趕走了日本子，咱們就好過日子了！』

他們馬上一面造房子，燒開水，一面派代表慰問附近醫院裏的傷兵。在傷兵的紀念冊上，彎曲着字劃寫道：

『親愛的受傷同志：

你們爲了解放中華民族躺在病床上，這是最榮耀的。你們是爲公理，爲民族，爲國家流血，而不是爲官僚，爲軍閥，爲私事受傷的。你們是勇敢的戰士，你們是民族的模範。我們是小孩子，我們沒有旁的貢獻，只能做演劇，唱歌來安慰你們，慰勞你們！希望諸位病愈後，再流最後一滴血，洒在長白山的戰場上。我們向你們——向全民族的代表行抗戰勝利的敬禮！□村兒童團全體。』

代表們臨走的時候，又再三用歌聲吩咐傷兵答應過他們的：『日人從那裏來，叫他打從那裏去！日人從那裏進攻，叫他消滅在那裏！』

晨起，整隊地迎着旭日往東走，他們想登登長城，他們堅決地說：『拿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些，也是日人連想也沒有想到的。

今年元旦，五台縣發起的三天慶祝大會，第一天是『兒童團日』。

街上的丘八是兒童。街上的警察是兒童。會場子裏，歌聲賽着歌聲。柳絮舞，丁玲舞，

烏克蘭舞，國術表演，各隊檢查行人的觀摩，在場參觀的俘虜們，也感動地說：『有這樣的孩子，中國再不打勝仗』，他們願以：『不同去日本！』爲抵押。

兒童團日，當天的一人一大枚貢獻給國家的運動，是用問答式迅速進行着的：

『我要告訴你們！』好大的口氣呀，『一個人一大枚，你說多不多？』

『不多。』

『那麼，好罷，拿一大枚貢獻給你的國家！』

誰能拒絕呢。

『小鬼最沒有辦法！』一位女同志掏出錢來抵着嘴說。

抵着嘴也罷，問答繼續進行着：

『請問：四萬萬人，每人一大枚，你說該多少大枚呀？』

還是讓他們自己回答罷：『我要告訴你們，四萬萬人，四萬萬大枚，够買槍買飛機買大炮，打敗日本人呢！』

俘虜們也爭着往盤裏投射穿孔的銀角仔了。這大概也是小林先生的僥倖們，沒有打算盤裏的。

一切無恥，都必歸失敗。

對付陰謀與屠日與牢獄，我們僅僅在山西，就埋下無數無數兒童團——我們精神的堡壘

！

而這現象，且隨時日的延長，陽光的普照，蕃衍到全中國！

而一切陰謀終歸是陰謀，見不了天日！

(七) 我懷念呂梁山

黑丁

我懷念呂梁山。而今，呂梁山已成為我記憶中一個鮮明的戰鬥的活的夢影。那怎能使我忘却呵，在那遙遠的，被血染紅的豐饒的高原上，人類不是已經給歷史建立起一座堡壘似的堅固的火城？這火城在怒吼，在震跳，在燃燒，在擴大……它叫出了祖國內心的語言。它說明了我們的去向，我們的進取，和我們遠大光明的未來。……

這是一片含着遠古意味的優美的地帶。荒原曠野，開拓了新的墾地。森林在生長，礦山在被人開掘。一片黑，一片紅，一片黃，一片濃密與深茫。向遠處望，這地帶又深，又高，又遠，那真是無邊際的廣大，無邊際的遼闊呵。

在這優美的地帶上，遍地盛開着自由的燦爛的血花。我歡笑着，歌唱着。我看見了黑暗與光明。看見了真理，我更看見了屬於祖國的城堡，祖國的村鎮，祖國的山野，祖國的河流

，祖國的樸實而善良的民衆。灰黃的冷漠的風砂，從荒遙遙吹來，它給這地帶撥開了一片抖動的面影。這是偉大的奔放的交響。這是反抗者戰鬥的歌聲。那裏還有比這更優美更偉大的地帶呢？是遙遠的東北大草原嗎？是家鄉的豐茂的山野嗎？在大風砂的灰濛中，我望着，我默默地想着。於是，我的心燃起了高度的熱情，燃起了灼熱的思戀！然而，這孤獨的悲感，却倏然被我遺忘了，從此，存在我的心裏，只有戰鬥，只有戰鬥的烈火。

我歡笑。我歌唱。我被呂梁山的乳汁在養育着。

一個堅強的進取者，正適於生長在這風砂漠漠的，優美而偉大的地帶。黃泥，沙土，碟塊，樹林，草莽……人們在自由的呼吸着。把生命交給戰鬥，交給祖國。在艱險與苦難中，在火與血的奔流裏，去爭取生存，爭取明天。

呂梁山養育着千百萬戰鬥的大衆。大家是一條心。大家是一致的呼聲：

——同志們，團結起來！抗戰到底！

在這一致的呼聲中，於是，臨縣，方山，中陽，離石，柳林，石樓……都屬於我們

了。呂梁山的火城在怒吼，在震跳，在燃燒，在擴大……而火城脚下，是深掘着日人的墳墓。

戰鬥是快樂的。想想，自己活在呂梁山的高原上，不正是整整半年了嗎？在這短短的半年中，我深愛着戰鬥的有益的教育，我被忠實於祖國的友情所愛護。戰鬥使我堅強，友情使我進步。

我不能忘記，我永遠不能忘記，在愛護我的友情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那便是一個勇敢的戰士——蔡副師長將軍了。他是東北人。已經四十多歲了。他的爲人，正直而慷慨。矮小的身個，圓臉子，兩隻大眼睛。他和人講起話來，常常愛帶着有趣的口吻，而臉上還浮着一縷欣喜的笑容。看來，他好像永遠不會生氣。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柳林的一個山村中，以後，我們常常來往了；不是他來看我，就是我去瞧他。戰鬥使他忘却了生命的存在。而勇敢又使他創造了許多戰鬥的故事，在雁門關，在陽明堡，在崞縣，在忻口，在毛咀山，在石口，在柳林，在所有的戰鬥的日子裏。

記得，那是在三月七日，一個勝利的戰鬥剛剛完成，我從上白霜火線回來，經過柳林時，興奮地爬上山村的密洞去看他。一進屋，他快樂的樣子，笑着同我大聲地問：

——怎麼樣？又得到了許多寫作的題材吧？

——是的，得到一點。

我笑了。但接着我向他問：

——在不久的未來，日人還會向我們進攻嗎？

他搖搖頭，兩隻大眼一瞪，額角上堆疊着幾條皺紋，他堅定地說：

——日人那會有力量呢！就是他冒險來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有辦法的。

——什麼辦法？

——只要和他們戰鬥就行。不戰鬥，我們這些失掉家的人，怎麼能够打回老家去呢……

隨着這有力的語聲，一縷欣喜的笑容又在他的臉上展開了。

我們談着話，飲着汾酒，吃着野菜，一天的生活是快樂地度過去了。天黑了，我才離開

他，自己走回十五里地以外的一個山村去。

從此，他的堅強的影子，常常會幻夢似的活現在我的面前。當我每次看到他在大風砂中，騎着他的那匹不馴服的飛快的棕色戰馬，馳赴戰地去的時候，我往往要揚着手，向他高聲地歡呼，而他正像一個健強的青年騎士：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長毛的狗皮帽子，身上穿着一件黃色的大衣，巨人似的坐在馬背上，一隻手牽動着馬韁繩，一隻手揮搖着。他笑着，尖聲地叫：

——好，回頭見，回頭見！

這樣，那匹棕色的戰馬，像一個迅速的影子，立刻消逝在大野的灰茫中了。

馬，對於他是一種愛好，有時，他常常站在他的馬跟前，用一種習慣的動作，一隻手輕輕地拍着馬屁股，一隻手放在馬的背脊上。

有一次，我問他：

——你這匹馬好處在那一點？

他笑了笑，高興的說了：

——就是跑的快，只要你一騎上，牠就拚命跑起來，不肯停一停。牠不老實，誰也不敢來騎牠。人家給牠起了一個名字叫「火車頭」。

——呵，從什麼地方買來的？

——不是買的，這是在毛咀山作戰時得到日人的。

.....

不久，春天來了。呂梁山在溫暖的陽光下，開始了新生。山谷積雪融化了。人們在快樂中繁殖着自己的土地。春，是適於戰鬥的，於是，千萬大眾都在準備着，準備決戰，流血。

讓呂梁山的火城更怒吼，更震跳，更燃燒，更擴大.....

廣大的行列在艱辛地勞動着。戰馬嘶叫着。在深山幽谷，在樹林叢莽，我奔跲着，我穿行着。帶着新的希望，我隨行在千萬大眾的後邊。高原，風砂，火海，血海，疾病，飢餓，

呻吟，.....

我病了。然而爲了偉大的戰鬥，爲了祖國的永生，我曾經幾次在忍受着苦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身體雖是一天一天的瘦弱了，但我懷着生之意志，終於掙扎着要活下去，在風砂漠漠的高原上，在呂梁山的火城上。

——回到後方去休養一個短的時期吧。

聽到這樣親切而真摯的慰勸，我固執着，我堅持着，我不想離開呂梁山。

是五月了。一天，我喘息着微弱的呼吸，拖着疲倦的腳步，在山崗上，向着柳林的山村慢慢爬行着。

走進蔡將軍的窑洞裏！我暈迷地坐在一條橈子上，把腦袋依靠着牆壁。我休息着。我輕輕地這樣說：

——病；這些天，總是不見好！這樣怎麼能做工作呢？

——你還是暫時回到後方去休養一下吧！不要太固執，病好了再回來。

——是的，我該聽你的話。

——那麼，你就決定走吧。

我點着頭。這樣我便決定要在明天離開呂梁山。

——希望我們很快會見面。

沉默着，我憂鬱地說了。

——只要你的病會很快地好了，那麼，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會早的。

從他的屋裏走出來，他一邊送我，一邊這樣安慰我。他看了看我，關切似地，又：

——你明天走，在路上千萬要當心。

我點着頭。默默地走着。眼看快要走到柳林的街市，忽然，他從軍裝袋子裏掏出一個紙包來，他看了我一下，親切地笑着，熱情地向我悄聲說：

——我沒有什麼好的東西送給你，這幾塊錢你帶去好在路上零用。

我一陣感覺到不安。我直不知道要對他說些什麼才好呢。他把我送到很遠的地方，當他回轉時，黃昏的影子，已經蒼茫來臨了。

第二天，我向着呂梁山，向着呂梁山愛護我的友情，做了依戀的苦笑，孤寂地告別了。渡過黃河，我踏上陝北高原，便向歸來的路上走。

現在已經是一個半月了。然而，在這一個半月之中，突然，却有一個意外而驚奇的消息，從遙遠的呂梁山傳來：在五月的柳林戰役裏，那個愛護我的，勇敢的蔡將軍，竟不幸做了日人的俘虜。於是，他的堅強的影子，又夢幻似的活現在我面前。而他堅決的語言，即開始又在我的耳際跳動了：

——只要和他們戰鬥就行！不戰鬥，我們這失掉家的人，怎麼能够打回老家去呢！呵，這東北大草原的渴望者，家鄉的幻想者，如今勇敢又使他創造了一個戰鬥的故事。於是，我懷念起呂梁山來了。於是，我懷念起那在患難中的我的深愛的友情了。

一九三九，七，二十日。

(八) 血戰中條山

報告

碧野

中條山像一條怪蟒延續在雲霧間，浮露在雲層外的雨洗過的峯巒，呈現出奇有的蒼鬱蒼翠的色調，黃河像一支利劍穿劈過羣山，洶湧的金色波濤怒馬般的長吼着，黑的岸壁，遠望如星點的茅舍，和岸邊山腳的叢林……統統爲這雄威的長吼聲所震蕩，回應出一種轟然的巨響。

在沒有展開戰鬪之前，我們的部隊早就駐紮在這奇麗的小村莊，村子的右邊是五峯聳立着的趙家嶺，左邊是滾動着的流砂，終日終夜在叫囂着的法伽河，趙家嶺的每個峰頭上站着我們保衛中條山的前哨，法伽河畔每天都飄揚着我們壯美的戰鬪的歌聲……

日人的主力像失韁的野馬般的，從橫嶺的高地傾瀉到這坦曲的小盆區。日人想去除他中心的憂患，企圖把我們幾十萬大軍驅逐出中條山地區。可是在戰鬪開始的第三天，狂風夾來

了暴疾的雨，中條山的無數的峯嶺，激流的黃河，呼嘯的莽林，巍峨的趙家嶺，奔騰怒浪的法伽河，坦曲的鋼鋸似的城雉……一切一切都被濃厚的雨霧籠罩了。

一切都部署好了，我們中條山中的大軍正計劃着利用這有利的天時，給予暴日一個血的殲滅戰！

雨朝。

一夜間的大雨把山坡沖成了無數的巨溝，昏暗的天宇仍然灑落着微微的雨脚，雨烟凝聚在山腰・林梢。一天前猛烈的砲火，已經變成了稀疏的步槍悠長的尖嘯，火星劃過雨空，墜落在法伽河對岸的林叢。

奉到總襲命令的時候，已經是天大亮了。因為有一大批日人機械化部隊，爲了深厚的泥濘，而失却了活動的能力，都集中在法伽河左岸的腳邊，因此，我們要趁早利用這良好的時機，給日人以無情的殲滅！

對於正面，我們留下了大部份的隊伍佈張聲勢，並向隔河趙家嶺的第一峯下的日機械化

部隊攻擊；而我親自挑選了一排精壯的弟兄，命令每人身上綑上十五顆手榴彈，由我率領着秘密地穿過一片森林，繞着崎嶇的山道進發。

沿着激浪的黃河邊，這山洪冲刷的狹小山路，時斷時續展延在峭壁下，稀滑的泥濘在腳下發出噴噴的響聲，當我們遇到往往有三四丈深的路的斷層時，就得想法攀延着蔓藤，越上幾十丈高的驚人魂魄的峭崖，然後再另尋前進的路線。四周的一切都封鎖在雨霧中，除了腳底下黃河的單調而激怒的流聲外，沒有其他的一點聲息，我們猶如三四十隻不怕艱苦的螞蟻，在險惡的境地中，默默地緊張地繼續進發……

嘹啾——一下尖着長尾的滑聲，帶走了一個勇敢的生命，一個最年輕的弟兄，倒跌落山崖，沉重的身軀啪的一聲落到泥岸，又迅速地滑進黃河裏去了，不幸的年青戰士，扭動着痛苦的黑臉孔在波濤中掙扎着，好像他在喊：『我要和着一身手榴彈在日人面前爆發，我不願在這裏水葬！』可是更大的波濤把不幸的年青戰士吞捲了去，剩下的只是一圈黃色泡沫，在洶湧的遠流中消逝。……

衆弟兄們嘆息着，爲了要達到反攻勝利的任務，大家仍默默地堅忍地前進。

我們神速地繞過了三座山峰，前邊已經是趙家嶺的第四峰，日人的機械化部隊正是停在那第四峰的腳下。

我們像獅子般輕捷和勇敢，翻越過了最後一座高峻險絕的峭崖。

我最先發現了在三十米遠處的一座石岩邊，有着三個日兵步哨，我把這當前嚴重的情勢，默示了後邊的弟兄們，並且立即派了五位弟兄繞到石岩邊，把那三個日兵步哨用刺刀解決掉，然後轉回原路來，照了我們足跡追隨。

弟兄們彎着腰軀，跟着我向峰頭直撲過去。

在峰頭上，我們能够下望峰腳的日人營帳，和在雨中看守着砲車和裝甲戰車的日兵。我指定山的前尖的一派有利的地勢，下令弟兄們迅速地散開，掩蔽起來。

我們在岩下，樹邊，匍伏着身子掩蔽起來，很快地把身上的手榴彈繫了扣帶。

一聲喝令，幾十顆手榴彈帶着風嘯一齊投落到峰腳，只經過短短的幾秒鐘，一種轟然的

巨響，震撼了四週的山岳和森林，緊接着我們的第二批手榴彈，又在峰腳下迸爆起了火花。在我們衆弟兄的狂怒的吼聲下，在濃烈的硝烟中，有兩座日人的營帳傾倒了，日兵狂亂的在峰腳慘號着奔竄，幾個戰車邊的日兵倒下了，有一輛砲車和三輛裝甲戰車被轟燬了，鐵皮飛散落到遠遠的地方，樹林冒着火烟，樹林邊躺着十幾匹流着鮮血的戰馬。……

日人的戰車開始在蠕動了——是逃跑呢？還是反擊呢？我命令用更多量的手榴彈，去對付那將有所舉動的戰車。

正在開動的戰車，又被我們燬滅了四輛，一輛在可憐的慌亂中掉落到深溝裏去。

轟朗轟朗……

日人的砲車發射出連珠巨響，向着四面八方亂射，山坡的森林·山腰·峰巔……迸跳起烈火和濃烟，羣山在閃閃地震抖着——日人企圖用砲車威猛的火力，來掩護他們退却。

正在這緊急的時候，隔着法伽河的我軍的大砲帶着威烈的狂嘯飛擊過河來了——勝利的殲滅戰更英勇地展開了。

再也聽不到黃河的激流聲，雨空的雷鳴也在這裏失了力氣！這裏，有的是大砲暴戾的轟響，和手榴彈的繁密的吼聲，在我軍的大砲和手榴彈的夾擊下，在峰腳・林坡邊・泥路上，充斥了遺棄的泥污的日章旗，被毀了的戰車，和日本武士們的零亂的屍體。

殘日帶着哭號聲退走垣曲城外的公路，像風吹落葉般的向橫嶺關慘敗了。

(九) 渡

曾克

天已經黎明了。山野陰鬱的，那瀰漫在低空的，濃重的，潮濕的雲霧，像一面灰網似的，沉濛濛地網着近處和遠方。

戰鬥，在血海裏繼續着。勝利，像在戰士們的眼前劃過一道巨大的希望的紅光。

山頭上，□□□□雖是在猛烈轟擊，而槍彈又在密集掃射，但最後一道鐵絲網是終於被衝破了。

——同志們！衝，衝！山頭那邊！

一串暴怒而有力的吼叫，帶着激動的熱情，從瘦小的吳連長那鐵喉嚨裏抖跳出來了。他在弟兄們的前頭，身子在抽動而扭轉着。一種急躁的神情，使他忘卻了那屬於他生命中的一切悲愁與痛苦，快樂與歡笑。他向前匍匐地爬行着。……當他的左手正緊緊攥着一方高的山岩

，於是，他的腦袋猛力向上一仰，而兩隻深陷的眼睛，也就很快地瞪大了。一張尖長的嘴巴在張裂着，那鐵喉嚨像要吼叫的樣子又開始抖動了。他用眼光掃射着週圍，他立刻使勁地揮動起那握在他右手裏的一面小紅旗子。

一陣衝鋒的號聲，在戰士們的心靈上震響了。而殺聲海潮似的在山野上掀起一片動。

小號兵柯誠，這十五歲的孩子，他完全被興奮與快樂佔有了。他仰起他那一張被冷風吹動得發紅的小圓臉，一張嘴巴鼓得緊緊的，他伸着跳着筋肉的長頸子，在拚命地吹着勝利的號。

〔七六〕

沒有一點疲倦，這從死亡中掙脫出來的三十多個年輕的小夥子，誰也不像是經過了一場苦戰，而每個人的精神都是蓬勃的。雖然，在夜里，他們的衣服被一陣雨，一陣雪吹打得都濕透了，凝凍了，但，他們的心有如烈火一般地在燃燒，在激跳。看看，那顫抖的，破碎的日軍的碉堡，再看看那橫臥在血泥中的自己的弟兄與日軍的屍骸，大家都深深的感到了悲痛與快慰。……

每個人的肩頭上，都盡可能的背起了幾枝槍，但，這時只有柯誠一個人，他却連一根槍也沒有。他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了日軍的一隻繫着一條大紅綢巾的軍號，他喜歡得一張嘴巴總是閉不上。他兩手玩弄着，撫摸着，好像得到了珍寶一般的，兩隻眼睛在癡癡地注視着它。他把他自己那一隻軍號，斜掛在頸子上，遠遠望去，如同斜掛着一個金色的發亮的光圈。他走到大家跟前，笑着，伸着長頸子，他嘴巴對着號嘴，吹了一陣，他喜得跳了一下，一隻手往大腿上一拍，自語般地說：

——□□□□□□□□，還有這樣又響又好看的軍號呢！

——小柯，怎麼，那軍號是日人的？

吳連長跑來問。

——是呵，我搶的，比咱們的響吶！

說着，柯誠又伸着長頸子，一邊吹着號，一邊向碉堡的廢墟那邊跑去。

不一回工夫，柯誠帶着驚喜的表情，用手握着一個黑黑的圓東西，又跑回來了。

——連長，你看，我剛才檢的。

吳連長接過來看了看，笑着說：

——呵，這是瓜形的小手擲彈，爆炸力很強。小柯，你好好帶到身邊吧，有一天你可以用它。

柯誠點點頭，他對吳連長的話，是深深的明瞭。這瓜形小手擲彈，柯誠今天才第一次見到。可是，現在他已經知道，這小武器的用處勝過於他的軍號，於是，他立刻向吳連長問了問怎樣使用，便珍愛地放在自己軍服的褲袋子里。

低空的雲霧消散了。太陽沒有露出影來，冷風呼呼吹颯着……

吳連長蹲在一條小夾谷的邊岸上，他好久沒有講話了。他像被一種深憂的思慮所苦惱着，他不住地轉動着眼睛向遠處眺望，但，又不住地用一種說不出來的深切的表情，在看自己的弟兄們，這樣，他像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便霍地站起來。他嚴峻地說：

——同志們，這個山頭，我們雖然攻下來了，可是，我們還應該馬上準備着□□□□□□

□。你們想對不對？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盡量發表。

這是幾句沉重而有力的話。但，大家沒有一個發表意見的，吳連長微微一笑，鐵喉嚨就這樣叫着：

——好，大家沒有意見，那麼，我們就多派一部分同志，開始佈置我們的陣地。

冬天的呂梁山是荒寂的。在戰鬪的艱苦中，弟兄們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得到東西吃了。山頭上，除了無定向的，一陣陣的冷風，是再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來慰藉這苦鬪的戰士了。

吳連長沉默着，他狹長的小臉子低沉着，眉頭緊緊地皺縮起來。他想了想，便向兩個傳令兵吩咐說：

——你們兩個快點趕回營部去，報告營長，就說李家灣已經被我們佔領了，弟兄們犧牲了很多，請營長快快增援。還有，請營長快想辦法送給養。你們倆要分開走，不許走一條路，要緊記着……

兩個傳令兵，帶着重大的使命，跑下山頭去了。他們留給上頭的弟兄們一個等待，一個

希望。

渡到一個陰暗的，發着霉氣的，破落的冷廟，吳連長讓弟兄們在地上燃起一堆柴火，大家輪流地來休息，烘烤着濕凍的衣服，和沉澱澱的帶泥的鞋子。

天，依然沒有放晴，太陽仍消沉在渺茫的遠方。

焦躁，急切，和不安，猶如毒蟲似的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上爬動……

營長該有消息來了？傳令兵回去差不多已經有三四個鐘頭了。於是期待，熱望……

沉默。……

突然，柯誠快樂地從外面跑進廟來，他大聲地說：

——報告連長，步哨上的同志回來報告，說營部的增援來了。

——是嗎？好，好，我們快快去！

吳連長驚喜地跳了一下，鐵喉嚨就馬上叫了起來。

破廟立刻被一種緊張的空氣充塞住了。弟兄們把軍服一披，鞋子一蹬，都一齊跑出去了。

○
在山頭上，吳連長那扭轉着的瘦小的身子，却顯得格外茁壯，堅強，那就像用鉛塊鑄成的一個短小的人，在那里傲岸地站着。

——呵，不少的同志呵！

——看，咱們的國旗！

——……

亂雜的吵嚷，從弟兄們的嘴里發散出來了。

那鐵喉嚨的人，蹣起腳跟，懷着希望的心情，他貪婪地渴望着那正在奔來的一列灰色的人羣。望着，望着，他把左手一擺動，用嚴謹的態度，輕聲地對弟兄們說了：

——靜！

於是，山頭變做了沉澀。吳連長仍然注目地同山道上望，但，一陣驚恐突然刺動了他的心頭了！他暗暗想，營部的增援同志如果真的來到，總該那傳令兵先回來報告，並且隊伍一

定會從□□那條山路迂迴前進，為什麼能由這條通往中陽離石間的公路上走來呢？這樣，他沉着臉子，便向弟兄們說：

——同志們，留心！這隊伍怕不是咱們的人。

在過度快樂的弟兄們，偶然聽到吳連長這含有着疑慮的話語，大家都怔然地陷入了不安

這時，柯誠把臉子一轉，望了望對面，便用手指着，這樣說：

——連長，你仔細望，那不是咱們隊伍是什麼呢？袖章不明明很像咱們的一樣嗎？

吳連長沒有說什麼，他又張眼望去，自語般地小聲說：

——也許是的？可是，他們從這條路上來，無論怎樣，也不能不使人懷疑呵……

這樣的疑慮，佔了他整個的心。這疑慮好像在他心上建立了一堵高牆：牆的這邊是一片紅光，牆的那邊却是一團灰暗。但，這疑慮並不能欺騙了他。戰鬪對於他是熟習的，這里雖有冷酷，但也有熱愛。在他整個的人生中，戰鬥是成爲他半生的友情了。他帶兵已經十年了，

十年是一部偉壯的史頁。尤其是在一年多的大流血中，他參加了大小戰鬥已不下三十次了。幾次的經驗，使他變成一個機警而細心的人了。他望着，他很快地揮起兩面小紅旗子來，向那列人羣搖搖擺擺。

等了等，山道上的那一列人羣，除了一直向這邊挺進着，他們連一點回應也沒有。這時，吳連長已經判斷定了，這一羣人不是自己的人，是日人。他臉子一轉動，鐵喉嚨一張，可就：

——同志們！前面來的是日人，我們準備起來！

弟兄們半信半疑的將幾挺機關槍架起來，而且，每個人都都開始戒備起來了。

那人羣，忽然像一片散影，向山的夾谷，邊崖，樹林，隱伏開了。吳連長的心像被一種兇惡的東西緊緊地抓住了似的在激跳了。他不是恐怖，却是痛苦。

大家開始不安了。

——怎麼辦呢？山頭上只有這三十幾個同志，而且，子彈，手榴彈都快用完了，增援的

同志也不到……

鐵喉嚨的人在苦痛中焦灼着，慌忙着……他的思想被一種矛盾的黒手在攪擾着：放棄呢？抵抗呢？犧牲呢？

喀喀喀……

一排機關槍聲從山腰上射擊來了。兩個弟兄身子往前一仆，抽搐一陣，沒有呼吸了。情形立刻緊張起來，山野又陷入了混亂，叫喊，和痛罵……

——臥倒，同志們！

鐵喉嚨暴跳了。

……在機關槍掩護下，隱伏的人羣匯聚着，進攻着，已經快到山頭上來了。

連連的幾顆手榴彈，從山頭上被投擲下去。

——連長！……我……

——同志們……衝的……

——
又有幾個弟兄們犧牲了。他們慘叫着，呻吟着……

看着生龍活虎一般的弟兄們，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倒下去，吳連長幾乎要流出淚來。這時，他兩隻腳猛力地在地上亂躁，兩隻眼有些發直，嘴張得大大的，像要吞噬着一個巨大的東西似的，他的牙齒不住地在咬磨着，鐵喉嚨像有點發沙的樣子，在叫：

——同志們！衝呀！就是剩下我一個，我也要幹到底呵！……

活着的弟兄們拚命地在抵抗着，日人有不少被炸死了，擊斃了。

增援沒有來到，弟兄們絕望了。人在飢餓着，槍也在饑餓着……

這鐵喉嚨的人向四週張望，他臉上發着一層亮光。他又欣喜又痛苦；但，他又暴跳，又安靜，想了想那死難中的生命，生命中的友情，於是，自己感覺了一陣冷顫，一陣空虛。他心在活跳，好像有無數顆冰冷的心在牽連着他的心。忽然，他胆怯了，這樣，他又在默默地想：呵！放棄呢？犧牲呢？抵抗呢？

他跑到幾個同志跟前，大聲說：

——同志們！我們還幹嗎？

幾個弟兄誰也不說話，都在用眼睛盯着他的面孔。他臉子一沉，眼珠子有些發濕，接着

說：

——我們生死在一起……有你們就有我！

——連長，你放心，我們死也得幹呵……

這鐵喉嚨的人像得到安慰一般地，聲音很沉重地說：

——好，我們就死在這里吧……

一陣叫喊，在山頭上展開了血的衝殺。幾個人在吳連長的命令下，便掙扎着向坡下撤退

了……

日人向他們追擊。吳連長的右腿上中了一槍，仆倒了。

這時，跟在吳連長身邊的柯誠，他馬上把握在手里的那隻軍號，用大紅綢巾拴在自己的

左手擲子上，然後就把吳連長扶起來，哭聲地叫：

——連長，連長，你，你……

——小柯，你不要管我，你快快逃走吧！

——連長掛了彩，我怎麼能逃走呢？要死，大家就死在一起……

柯誠說完，他回頭看了看，自己有些發急，這樣，他趕忙伸手從褲袋子里掏出了那隻小手擲彈，他剛要往後擲，但，吳連長却制止着他：

——小柯，不許擲，你留着它，等到你自己的生命不能逃脫的時候，你再用它。

吳連長受了這深的感動，他咬着牙，便從地上掙扎着爬起來。他看了看柯誠，又：

——那麼，小柯，你扶着我，我們往山崖那邊去……

柯誠從吳連長的肩上，卸下那隻大槍背在自己肩頭上。他用一隻胳膊扶着吳連長。每當他走不幾步，那拴在他左手頸子上的一隻軍號就要擺動幾下，他還要不住地用手去推動那背在他肩下的一隻大槍。他有些吃累，嘴里喘着氣，臉上流着汗。穿過槍彈的密網，最後，他

們是爬到山崖下一個可以遮蔽的大石崖底下了。在這石崖底下，還有他們從死難中逃脫出來的十個弟兄。其中，有四個胸部受了傷，有一個腿上受了傷。大家蜷伏在地上，呻吟着，痛苦着……

追擊的日人從近處山頭上跑來了，腳步聲，槍聲，亂雜地響。

柯誠聽了聽，他要探身出去，他想把他繡袋子里的那隻手擲彈投出去。這時，吳連長又制止着他：

——做不得，做不得！這樣，不但炸不死日人，我們會被他們發現，被他們消滅……

好一會，沒有再聽見日人的槍聲，追擊的日人也過去了。吳連長把身子移到石岩外面，他向四面山頭上看了看，也沒有日人的影子。

——同志們，我們趕快找路，突出這日人的包圍線吧！

離開了岩石，他們沿着山崖又向前走了幾十步，這裏已經是山崖的盡頭了。

沒有路，一條河橫在他們的面前。河水已經凝凍着了。

四個胸部受傷的弟兄，現在，他們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生命失掉了希望的明天，一個一個都被惡魔的黑手帶走了。

一道天險，只要可以渡過去，那麼，這最後八個殘餘者的生命，也就可以活下去了。

——同志們，把我們受傷的留在這裡，你們好的，快想法子渡過河去！

吳連長慌忙地說。

柯誠臉子一怔，搶着說：

——不能這樣做，要渡一同渡，這邊不能留一個人。連長不渡，我也不渡！……

吳連長流着眼淚，看了看柯誠，含怒地這樣催促着說：

——小柯，你要服從！我讓你渡，你就得渡，和他們一同渡，不許再說什麼！

柯誠哭了。他激動地抓住吳連長的一隻胳膊，說：

——我別的都可以服從連長的話……你不是說過嗎？有大家就有你……

吳連長默然了。

河，那寬的河，崩裂了。人在崩裂的冰隙里試探着，划行着……冷水浸沒着人的胸脯，肩頭……

喀喀……

突然，機關槍從山腰射來。人在河水里發慌了：掙扎，湮沒，漸漸地，漸漸地，生命就在巨流里浮起，沉落了……

吳連長望着河水，他惘惘地發呆。槍在響着。他驚跳了一下，看了看柯誠，急切地說：

——小柯，你快快渡吧！你聽，槍聲不是近了嗎？你快渡吧，不要管我……你救你自己……

柯誠兩隻手更抓緊了吳連長的路膊，他又哭了：

——連長，我死也不能離開你……我們活着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吳連長，柯誠，和那個腿上受傷的弟兄，望望河水，望望山腰，死，抓緊了他們……

一陣槍彈，又朝河岸上射擊了。

吳連長腿上的血儘在流，可是，他好像忘却了痛苦似的，他不會用手去摸一摸。他沉默着，鎮靜着。最後，他看了看柯誠，又看了看那受傷的弟兄，便低啞啞地說：

——好，我們就一同渡吧……

冰河染紅了。三個人在紅冰里掙扎着。

槍聲響着，沒有停。

那個腿上受傷的弟兄，不知什麼時候沉落了。吳連長的腿也疼得再不能動了。他無力地站着，兩手在緊緊地抓着柯誠的肩膀頭，他呻吟着：

——小柯，你一定要丟下我，你，你救你自己吧！

柯誠並沒有自己走一步。

喀喀喀……

機關槍的子彈打進吳連長的後背了。血從他的前胸滲流出來。

——柯誠，你，你……

吳連長終於不能支撐地從柯誠的肩膀上跌落到河里了。薄冰起着一串碎響，捲去了一個戰鬥的生命。

——呵，連長，……

——柯誠狂叫了一聲，昏呆了。

清醒一下，他忍着痛苦，拖着——身麻木，使勁地撥動着冰塊，他企圖着向對岸，那一線清路上逃亡，掙扎。……

嗒嗒嗒……

機關槍又開始射擊了。槍彈掠過他的耳邊，有的落在他近邊的水面上。

驚恐使柯誠不敢再前進，也不敢再後退。有時，他把整個的身子浸到水里去，有時，他又把腦袋往水里一鑽，猛地又伸上來。

突然一驚，他發現了吳連長的那隻大槍不知什麼時候從他的肩上滑掉了。他左手往上一抬，看了看拴在左手頸子上的那隻軍號仍在那兒。他痛苦的，絕望的小臉上，閃出一絲笑光。

。他用力地再向前走。

日人已經靠近河岸了。槍聲在包圍着他。當日人向河心來追捕他的時候，他的左肩已經被擊中了一槍。

日人狂笑了。柯誠顫抖着，他做了日人的俘虜了。

兩個兇蠻的傢伙，舉着槍，在對着柯誠的小臉示威。但，當柯誠被逼得正在把那斜掛在頸子上的，和拴在左手頸子上的那兩隻軍號解下來，交給日人的時候，他的右手敏捷地往褲袋里一掏，於是，在山崖下，一陣爆裂的火花，毀滅了一羣惡魔，毀滅了那在苦難中一個爲祖國的自由而戰鬥的青年號手。

冷風在嚴冬的山野上吹旋，吼叫……

一九三九，七月。

(十) 高野良雄的死

孫鎮

夏天。

高野良雄歡喜抽烟，完全是因爲太悶鬱的原故。他抽，一支支接連地抽，從沒有間斷過，直到那盒十支裝的烟盒空了的時候，他還是用一種不滿足的眼色向四周探望，想發現一點烟尾，或是想從別人那兒求得一支。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還是給一根麻繩細着的；他的草黃色的帆布制服，潮濕得如同在雨中淋了很久似的。他顫抖，而且哭了。

他是一個上等兵，制服的左胸前刺繡着「桂隊」兩字，他有一本日記冊，還有兩頁照片。一頁照片上：是他，還有他的妻子和一個女孩一個男孩。另一頁照片上：是清靜的河流邊一座破屋子，電線桿怪難看的聳立在它的旁邊。——那是他的家。

我把那三樣東西收下了，其餘，他一無所有。

『日本子都穿皮鞋，爲甚麼他沒有呢？』一個農人叫我問他。

『沒有。』他苦著哀哀地說：『我的皮鞋給脫掉了！他們給我穿了中國的鞋子，還有：

……』

『……………』

『還有，你們不會殺死我吧？』

聽了他那種低抑的哭喪般的聲調，不禁使我微笑。當然，對於一個是敵非敵還分不清的傢伙，應該各方面給予他安全的印象與保證才對，現在那麼多的人圍住他，紛紛亂亂地叫着，喊着，笑着，冒着，把他放進了一只蒸籠裏似地。我想，他一定想起了他們對待中國士兵的那些殘酷的行動了。

『絕念了吧』我對他說：『只有你們的軍閥，才把你們騙到死亡的路上去！他們給了你們些甚麼教養啊？』

他垂下了腦袋，鼻子底下的一撮鬍鬚上，掛着水珠，是淚珠呢，還是汗珠？我可不知道了。

——那是第一次的會見。

夏天的日子是長長的，要很久很久才黑下去。一個暮晚，太陽正發射着金黃色的光線！——使人驚奇。我和他穿過那些細石子的小徑，在河邊的草地上散步。向西傾斜的山坡上，閃着一種遼遠的，晶晶的黃光，一羣羣雁鳥，在寬闊的天空上，像一根線那麼地劃過了。

『這種黃昏，在日本也是有的啊！』高野良雄用手背遮去了直逼過來的陽光。

『你想念故鄉吧？』

『想念的，太想念了！』他說着，拾起了一塊小石，似擲野球那麼優越的姿態，把它遠遠地拋向天空。『但是，有甚麼用呢？』

『但是，祇要不死掉，不是很好了嗎？』

他和我一樣微笑了。繼着，他告訴我：妻不知怎樣活下去？三個小孩都還沒有長大，平

時，在家的時候，已經是窮苦萬分；這次出征，她們將負上多重的不堪的困苦啊！

『這日子，怎樣才好！』他掙大了紅紅的眼珠，煩躁地說：『甚麼時候，日本軍閥才完了呢？』

『快了。』

『哦，最好讓我知道一個消息，——那個消息就是告訴我，家裏的人全用瓦斯自殺了。』

『爲甚麼？』

她們活着有甚麼好處呢？我們正給那些住高房的大人們在抽筋剝皮，我了解着啊。』

我們躺在一株大樹底下的草地上，把眼睛向上望去，便可看見山頭上的我們的崗哨。知了在樹叢裏亂叫，一陣風吹來，牠們便靜止了。於是，這暮晚，這境地似乎又屬於我們兩個不同國籍的人。

『不要用消極的念頭來寄懷她們吧，高野君，他們會苦鬥下去的。總會有那麼一天，他

們將起來反抗這重壓的！」

『起來反抗？』他興奮地坐了起來。『是的，反抗！與其活活地死，倒不如反抗而死！』

……但是，我不相信她們是會這樣理解的。』

『這一切，不過是時間問題。』我覺得有點疲倦，雙眼沉重地要垂閉下來，然而，我的右手仍是緊緊地把住了束在袴帶上給外衣遮着的手槍。雖然我們是一天天的親暱起來了，對於他，我仍然有着一種不必要的提防，——我的內心，常常爲了這而感到羞恥，如果他，我想，如果他企圖逃逸的話，那麼我的手槍就將爲他解決一切，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動作，從袋裏掏出了一支烟，悠然地吸着。

(九八)

我望望他的臉：有甚麼與我們不同的呢？我又望望他所穿的我們給他的灰色軍服，也並沒有甚麼不合身樣。他是一個農人，和我們的農人一樣的懂得播種。他是一個有家室的人，和一般有家室的人同樣地累積着許多關懷。他是一個兵，和我們的戰士一樣的去攪動機紐而發射；可是，他的槍口放錯了。

我們在一起，有時候是很愉快的。高野良雄的年紀雖已是三十多歲了，他的年青的愛玩的脾氣，却把他變成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的枯黃的臉孔，有時也會浮起那憂鬱的，絕望的微笑，我們特意爲他找了一間小屋，有一個同志守衛着並且秘密地不讓什麼人知道，因爲當地的人們，痛恨日本士兵比痛恨什麼都廣烈。

那天，他穿着自己的那套草黃色的軍服，和我一起在一個小鎮市的街上走着時，許多人都竄鬧起來了。

『把他網在樹上吧！』

『是日本人呀！我們大家一口一口地咬死他！』

『用火箚燙他的手！因爲他們殺人放火！』

『問問他爲什麼要來殺我們？』

許多人，有的是抽着旱烟上了年紀的老頭兒，有的是拿着針線的小腳婦女，也有坐在茶館裏的那些給戰爭弄得失業的小商人；小孩們，唱着打倒日本的歌，在他身上吐着涎沫。人

們圍住他，像春天地塘裏的蝌蚪一樣密。忽然，在人羣裏擠出一個年輕的農人，他不問一切地擎起一根粗的木槓，狠狠地撞到他的腦壳上，他痛叫起來。我阻止了他的第二下的槌打，問他：

『爲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把我的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姦死了呢？』

高野良雄驚慌極了，拉住我，喊着：

『回去吧，回去吧！』

我把那個農人所以槌打的理由說給他聽，他茫然地轉動着眼珠，不能再說出什麼來，只是：

『回去吧，回去吧！』

『應該給他們解釋一下！這些受够了日人的殘酷的殺戮的人們，已經擁有不可遏止的憤恨與報復的慾望，是的，日人要加害我們，我們的無情的還擊不是不應有的啊……』想到

這裏，我已經給高野良雄拉出人圈了。他走的很快，他急促地呼吸着，他說：

『明天決不穿這套衣服了！我的鬚鬚也要剃掉；我要跟你們一模一樣地打扮，啊，我給他捶得多麼痛……』

我們允許他那樣做。自後，他和我們一樣了。——只有一點他和我們不同：他是憂鬱的。

平常，他好像是一個多思的人，他學着寫英語的字母，有時，也哼着小調；有烟，他便瘋狂地抽。看見我去跟他談話時，他就變得活躍了。否則，他只是沉澱在呆木的思想裏。……

（二九）

快要到第二個月的最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在油燈下寫着日記，窗外是漆黑的一片。一個迅雷一樣的消息傳來：

『日本子逃跑了！』

起初，我不相信那消息；假如他真的逃跑，除了死亡，他還能獲得什麼呢？不會逃跑的

！……到明天，那消息給證實了。

他怎樣逃跑的呢？逃到那兒去了？活着；也許是死了吧！

祇是爲了高野良雄，我整天耽於深思中。他，如同一只沒有了爪指的野獸，他還能攀上那牽着蔓藤的懸崖去嗎？我想到了他的妻，他的孩子們，我還想到他的那顆心。

我們沒有找到他；也許他脫逃掉了，也許他躲在什麼隱秘的地方自殺了，也許他還在試探着他的回到自己的部隊裏去的路線呢。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對於高野良雄的逃跑，我們也淡漠下來了，我始終是懷着一顆友情的心去憶念那個不幸的傢伙。我不時的翻翻他的日記冊與照片。

『要是他逃回去了，那麼他能幹些什麼出來呢？』這麼地想着，高野良雄在我的記憶中似乎是罩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

有一個晚上我坐在山石上納涼，望着天空間的小星一顆顆的凸現出來，我找出了天鰲星，我還想看到一顆慧星。對於那些疏疏密密的槍聲，什麼驚慌也沒有。幾天來的日人的襲擊

，有時會被我聯想到高野良雄。

一個挑着木薪的農人，打我眼前走過，走遠了，忽然他又回轉來，不安地問我：

『同志，你可知道有報應這回事嗎？』

我搖搖頭，瞧着他那種慌張的動作，感到奇突。

『你不信報應嗎？』他追問。

『是的。』

『那麼讓我告訴你吧，我也是爲了不信報應的原故。』他說：

『我們都賭過咒，大家發誓不再把這事走漏……』

他蒙着眼睛，兩頰潮紅起來。

『昨天我夢見白衣觀音，他要我把那事情完全向人們宣佈，那麼我的兒子的病就會痊好。

：要逢人便說……逢到你，同志，自然我也得說嘍。』

『同志，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那個逃跑的日本子，有一天到我們的村子裏去要飯的時

候，我們把他網住了，只有三個人知道這回事，我們用刀子砍死了他！同志！這些是從屍身上檢下來的，可以避邪，所以我一直把牠放在身邊。」

他擎出了一只染有血漬的香烟盒子，盒子上還可以依稀辨出用鉛筆寫的英文字母。是他自己的名字，還有他的妻子的名字。

『爲什麼你們偷偷地殺掉他呢？』

『同志，送給你們去養他嗎？我們可耐不過去。起初我們是有過那麼打算的，可是阿大說，殺掉他吧，他們把我們的房子燒够了，簡直是在逼死我們。後來，老漢也主張殺，我們便幹了。同志，殺掉一個日本子我們是愉快的啊！好了，同志，你再說有沒有報應？我懷疑我兒子的病是那個鬼的幽靈出來作祟呢。』

他挑着木薪，走了。

阿大，老漢，還有他——他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我都忘了問。但是我總得去找他們談談。

那種低抑的哭喪般的聲音彷彿又飄來了：

『……………你們不會殺死我吧？』

我的手又去捏了捏束在腰間的手槍，——牠竟沒有給高野良雄的逃逸解決一切啊。

(十一) 從日營奪得的同志

流金

夜色漸漸濃了，廣陽鎮的小街上，不時吐着鮮紅的火焰，照出枯老的樹枝嶙峋的影子；山地中一陣一陣的呻吟聲，隨着黑夜更顯得淒涼可怖；晚風吹過戰場，刺鼻的血腥和火藥味，代替了村莊里乾草底芳香和高原上塵土底氣息；鎮上假如沒有那些餘剩的火光的話，我們的心一定會比冰雪還要冷的。

(七九)

戰爭從下午三時開始，六點鐘後，槍聲纔慢慢沉寂，日軍順着公路往西繼續前進，我們今夜便打算佔住廣陽鎮附近的山地；另派一個部隊乘勝向西連夜進擊，廣陽鎮昨天便被日軍佔領，我們埋伏在廣陽對面的山中，一直到今天下午才出擊從廣陽西開的日軍——一聯隊。夜色中，我們到了廣陽街上；少將參謀長陳同志帶了三個衛兵，我和七八個政治部工作人員跟着他，我們的任務，是搜索鎮上的殘日。參謀長說：『假如有活着的日軍，無論如何

要生擒過來，萬不可把他弄死。」

街上到處冒着濃烟，不時還有未滅的火光閃耀；我們用火力搜索殘日，除街上躺着的無數具死屍外，毫無所得。參謀長有點焦急的神氣，他把小手槍一連放了幾下，隨後，選定一家還未十分破敗的密洞，想進去稍休息。

在軍隊中生活了很久的人，一切都來得精細穩健，當還沒有進那密洞之前，參謀長使用手電朝着密洞裏面照射；電光下，似有人影動搖。

『有鬼！』

『那里是鬼，活活的一個人。』

大家緊張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參謀長倒是有辦法，他連忙用日語喊道：『繳槍！不殺！我們是八路軍。』密洞裏面似毫無動靜，衛兵要開槍，被我們止住了；參謀長細聽了一下密洞，來福槍口正對着街上，衛兵上前，把伸在密洞外面的一部份的槍抓住，我們繼續用日語告訴那密洞中的人：八路軍優待俘虜。

夜越發黑，連星光都沒有；僵持之局，不久被參謀長結束了；他跑進竇洞去，手裏拿着那支小手槍，我們隨着他後面，一擁而入。

那日兵面無血色，口中喃喃，聲調顫抖；他沒戴帽子，留着很長的頭髮，樣子不像兵士；腰間佩有長劍，參謀長要他把劍解下，費了很大的氣力；後來證明那東西原爲指揮之用，故極爲他所重視。

我們不會說日本話，便用筆和他接談。參謀長問他爲什麼要侵略中國，他說因爲中國人野蠻，而且舉出証據來：『今天不是你們先開槍嗎？』參謀長不嫌他冥頑，繼續和他談了許多，最後他在簿子上寫着：『此乃當道者之意見，我不知道。』

(九九)

那件虜文化程度很高，能作中國舊詩，在他日記簿上，有去國絕詩兩首：

『決然去國向天涯，生別又當死別時；弟妹不知阿兄志，殷勤牽袖問歸期。』

壯志腰間三尺劍，欲排妖霧見青天；不堪變淚辭親日，正是丹心報國年。』

那天夜裏，他便和我們住在一起；第二天在廣陽開羣衆大會，把他帶去，老百姓和士兵

都叫罵，有的甚至想動武，被我們極力勸住了；他看此情景，覺得無法自安，便用英語和我講話，要換我們的衣服，我給他一頂青天白日帽徽的軍帽，他戴起來，引得士兵樂了一番。我們在廣陽住了兩天，剛要開走的時候，他給我一個條子，寫着『命令朱德備雞一隻』字樣，十分神氣；我把條子送去總部，管理員送了雞來，另外給我帶了話轉語那索雞的人。他吃雞的法子很特別，雞肉以外的東西全不要，且只須半熟，我等他吃完，告訴他說：『朱德是八路軍的總指揮，他不管這些零碎的事，你要什麼，可向管理員索取。』他不禁赧然，表示懊悔。

一月初，我到臨汾的時候，他離開我們已經快兩個月；在劉村辦事處，我見到他，那時他正在台上演說，用的是他本國的語言，下面的人望着他，他似乎不好意思，把頭低垂，聲音也很小；那次因為有點別的事情，沒有和他單獨談話。

晉西軍中，三個多月沒有得到他一點消息。四月中旬，我從大寧西渡；臨走，參謀長叫我報告他一點後方的消息，我到虜施後兩日，就給他寫了一封這樣的信：

『陳同志：』

我昨天到此地，路上走了十四天，人很疲乏，可是夜裏還沒有睡覺，和我們的朋友直談至更深；你想想那個人是誰？說起來你一定會驚奇的。我碰着他，在政治部的大門口，那時，已經十點多鐘了；他的樣子和以前大不同，臉圓了許多，臉皮紅紅的，神采很好；他熱情握着我的手，操着簡單的華語，稱呼我用「同志」。本來，他是那樣一個冷肅的傢伙，現在真溫和可愛，他問我許多關於前方的事，好幾次提到你，他要你和他寫信，他說，不久，他要到我們的部隊中去。

(—〇—)

他底生活非常悠閑，每天和小鬼在一塊玩撲克牌；延安街上的人他都熟識，「上街就有許多人招呼他；他說：「延安真不錯，「中國的紅都」！」

今天反侵略大會，他上台講演；我還記得他在臨汾那回講演的情景，我真不相信這回的講演，前後就是一人！他比我們還要激昂些，把他祖國的軍閥，□□□□，下面的掌聲，比毛主席演說時還要響亮。

天天有外國記者來訪問他，他有時真是一位忙人，令人想不到。你給他寫個信吧。

後方的消息，我只報告這一點。你一定會想起廣陽那一幕而得意的。」

版初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戰 擊 游 北 西

行 發 及 版 出

館 報 公 大

號二十三百一路一中慶重

號三十三中道大后皇港香

角二幣港價定

費郵加酌埠外

\$10.00

25/3/33
賈子倫少長城
書

4

07



121-

